

實證佛教通訊

Positivist Buddhism Newsletter

第 3 期

2012 年 6 月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發行

內容簡介

這一期主要的內容有《佛陀的最後遺教》(連載二)，這是真觀老師講解《大般涅槃經》的紀錄。這一次的內容，包括如來法身、有為法、無為法、八不中道、最後供養、請佛住世、依法不依人等等。

〈略說禪宗的開悟與傳承〉是真觀老師的演講紀錄，引用電影《駭客任務》(Matrix，大陸譯為《黑客帝國》)、《全面啓動》(Inception，大陸譯為《盜夢空間》)、《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 和小說《七重外殼》為譬喻，說明開悟為什麼可以讓人轉凡成聖。

「實證佛教入門」專欄，本期選刊〈六見處〉一文，略述聲聞見道所要證的內容與方法。

本期新增「三縛結的實例」專欄，以實際的例子說明我見、疑見、戒禁取見。〈你能看出哪裡不對勁嗎〉，以夏目漱石〈夢十夜〉武士參禪的情節為例，說明參禪者所落入的凡夫我見。

本期新增「佛典故事」專欄，選取有意味的佛經故事，翻譯成白話文，淺白處初學佛者亦可會意，深奧處久學老參亦可玩味。這一期選譯的是〈佛為小牛授記〉一文，佛陀為小牛授記，二十劫後當成佛，名乳光如來。

「迴響」專欄，答覆讀者的問題，本期內容包括：邏輯推論所得的知識是現量、以世間智者的方法證出世間智、俱生我見與分別我見的差別、證得無為法才是出世間的聖賢、第六見處的斷除等。

《實證佛教通訊》是不定期刊物，前三期大約兩個月發一期，以後希望儘量增加發刊的密度，文稿的多少則不一定，也許會少到只有一篇或兩篇。

歡迎大家賜稿，若是曾經刊載於其它刊物，或者曾張貼於網上，敬請注明。稿件的內容必須符合三乘見道的核心法義，本刊才會刊載，細部的內容，則由作者自負文責。來稿若經採用，將酌付稿酬。

實證佛教研究中心 編輯組

2012. 06.20

目 錄

作 者	內 容	頁 碼
	內容簡介	II
	目 錄	III
編輯組	你能看出那裡不對勁嗎？	1
呂真觀	略說禪宗的開悟與傳承	9
呂真觀	佛陀的最後遺教—大般涅槃經略解（二）	20
清 心	佛為小牛授記	49
呂真觀	六見處	52
	📖 迴 響 📖	60

☐ 三縛結的實例

你能看出哪裡不對勁嗎？

編輯組

現在是末法時代，雖然佛教似乎很興盛，但是卻有各種莫名其妙的謬解流傳著，彼此互相激烈地辯論，讓人不知所從。實證佛教研究中心暫時不想捲入當代的口水戰，但是爲了讓大家明白見道的各種歧路，所以從這一期開始，以各種實例介紹三縛結（我見、疑見、戒禁取見），如果你所學的佛法不落入三縛結，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下面的文字，摘自夏目漱石的〈夢十夜〉。這是描述夢境的小說，既是夢中人，我們拿來評論，不會有什麼忌諱，大家也可以用輕鬆的心情來看待這些評論。實際上，蘊處界皆是顛倒夢想，只有「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才是唯一的真實。可惜的是，這只有經常安住於勝義諦的大乘見道者才能夠體會，所以不得不遷就現實，避開當代宗教界的實例，免得觸動大家敏感的神經，落入遍計所執性，而沒有辦法理性地探討修證上的命題。這個例子跟大乘法的開悟有關，但是我們的評論儘量集中在聲聞法「五陰非我」上面，因爲大部分的讀者還沒有大乘見道，而許多讀者對於聲聞法已有相當的基礎。

夏目漱石〈夢十夜〉摘錄

「你是武士。既是武士，不可能無法開悟。」師傅如此說道。又說：「看你修行了這麼多天仍無法開悟，你大概不是武士，是人類的渣滓。」我笑著回說：「您生氣了？」

師傅憤憤回道：「不甘心的話拿出你已開悟的證據出來！」說完把頭轉向他方。真是豈有此理。

待隔壁大廳壁龕前的座鐘下次敲響前，我一定開悟給你看。等我開了悟，再入師傅的房間。那時，再以我的悟道交換師傅的首級。若無法開悟，便無法奪取師傅的性命。所以，我非要開悟不可。因為我是武士。

若無法開悟，只能自刃。武士一旦受辱，怎能苟且偷生？不如死得壯烈。

想著想著，手又不自覺地伸進座墊下。順手抽出一把朱鞘短刀。緊握著刀柄，甩掉刀鞘後，冷峻的刀光瞬時劃亮昏暗的房間。宛如有一樣駭人的東西，自我手中嗖嗖奔逃出去一般，然後再聚集在刀鋒上，將所有的殺氣凝聚於一個點上。當我凝視著這把被縮聚成針頭形狀，又在尖端被強迫磨尖的鋒利刀刃，頓時興起一股想扎人的衝動。全身的血液均流向右手手腕，使得握住刀柄的手掌濕黏黏的。雙唇抖顫不已。

將短刀收進鞘內擱置在右後方，我結跏趺坐。……趙州曰「無」。何謂「無」？我咬牙切齒地罵了一聲臭和尚。

由於白齒咬得太用力，鼻孔猛冒熱氣，太陽穴抽筋得很痛，雙眼也睜得比平常大兩倍。

我看得到掛軸，看得到座燈，看得到榻榻米，更看得到師傅的光頭，甚至聽得到師傅咧嘴嘲笑的声音。真是豈有此理的臭和尚。說什麼也得砍下他那個光頭下來。好，我就悟給你看。舌根不停地唸著「無」、「無」。明明在唸著無，我還是聞得到房裡的香味。搞什麼鬼？也不想自己只是根香！

我出其不意地握緊拳頭不停毆打自己的頭。再咯咯作響地咬緊白齒。兩腋汗如雨下。背脊僵硬得像木棒。膝蓋骨突然疼痛不堪。即使膝蓋骨折了，我也不在乎。可是，好痛。好難受。「無」卻久久都不顯現出。以為已進入「無」的境界了，卻立刻被疼痛拉回。氣死我了。既懊惱又不甘心。雙頰淚如泉湧。我真想一頭栽到巨巖上，來個粉身碎骨。

不過，我還是強忍著痛苦跌坐著。即使胸腔充滿無法忍受的苦悶，我還是忍住了。那股苦悶急躁地想抬高我全身的肌肉，再自毛孔往外逃竄，可是四面八方都被堵住了，找不著出口，狀況極為狼狽。

不久，我有了異樣的感覺。座燈、蕪村的畫、榻榻米、棚架，好似都消失了，可是又好似都仍存在著。話雖如此，這並不表示「無」已現身在我眼前。我只是馬馬虎虎坐著而已。然後，隔壁房間的座鐘開始響起。

我嚇了一跳。右手馬上擱在短刀上。時鐘又敲了第二響。

看完上面的文字，請讀者先用已有的知見，找到這位夢中武士知見不純正之處。然後再看讀者 G 所寫的評論：

一個極端荒謬的盲修瞎練典型

讀者 G 的評論

一篇頗具諷刺意味的作品。正是其人和事的極端荒謬性，才有了十足的諷刺效果，從而有力地鞭撻了根本不懂佛法的假修行和愚痴者的盲修瞎練。此文並揭示，人性中只要含藏有無明惡業，醜陋、貪嗔等煩惱，一定會隨緣現行。不僅修行解脫道的人如此，打著修行開悟旗號的假修行者更是如此，甚至會有更可怕的念頭。也進一步從反面證明，修行是一個非常漫長久遠的過程，決不是短時間的投機取巧可以成就的。

從修行參禪的角度看，且不說武士和師傅都不懂得開悟所悟的是什麼（是第六見處真我，即出生三界萬法的本源），就連六見處的五陰無常的知見和現觀都沒有。對宇宙人生真相無知，對佛法和修行無知。問題不少，荒謬地設定，一個在職業上與道最相違背的武士竟然一定能開悟，修行幾天就應該開悟，悟道的功德是奪取人的性命，並以爲僅靠打坐就能開悟，而且是靠幾天甚至幾小時的打坐就能開悟，不懂得佛法的義理「無」，也沒有開悟的正知見，有種種錯誤的知見，才有如此搞笑的「修行」故事。

聲聞法中的「無常」或「空」是指現象界諸法的無常，虛妄不實，暫時存在，而出生現象界諸法的本源識「我」則常住不變易。從六見處入手，觀察五陰及三界萬法的無常、苦、空、非我，證得聲聞見道，

乃至證得第八識空，才能漸次進入定慧等持的真如三昧，遠離一切法相的，這才是真正的無相境界。

佛教的慧，是指對三界真相的現觀智慧。常常有人（包括自己以前）會認為，五陰及三界萬法是客觀存在的，這種見地是沒有認識到三界萬法這些存在的無常性、暫時性與無自主性。（**This existence is transient, not lasting, enduring or permanent.**）

瞧那武士的打坐，抽出短刀，緊握刀柄，全身熱血湧動，一股想扎人的衝動。這哪裡是在修佛參禪？又談什麼開悟？那麼強烈的我執和源於貪嗔的氣惱、仇恨，那個打坐真是既苦又費勁。後來的打坐雖然有些安靜下來，這並不表示「無」已現身在其眼前（如武士自己所言），這並不是開悟。因為連開悟的內涵都不知道，既無聞所成慧，也無自己的現觀智慧，更談不上證解阿賴耶識。實際上，定境中空無輕安的感覺並不是開悟。他倆人之間相互的憤恨，尤其是武士的恥辱、仇恨與殺意，都是來自於對人生的錯誤認知和觀念，所以武士參禪活動中的受，想，行，識，都與修行不相應，甚至可說是反其道而行。

錯誤地執取世間名聲，把開悟的假名看得如此之重，若無法開悟，就是人類的渣滓，就是莫大的恥辱，這是我見。世間名望，尊卑屈辱，不過是人類意識活動的產物，是心所有法。心法意識都虛妄無實，心所有法更是虛不可及。武士和師傅卻強烈地執取意識及其產物為我、我所，貪取一個開悟的名聲。這世上，開悟的名聲和自我感覺（我慢）對有的人還真具吸引力。

對色身人相的誤計，也顯然可見。武士執色身為我，以為自殺消滅掉色身，就洗清了「我」之恥辱，真是可悲的愚癡。還有，好一個師傅，居然告訴武士不能開悟就是人類的渣滓，這不但是取相分別，也是違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之歧視，毫無慈悲可言！很明顯，師傅就不知道開悟人的五陰（色，受，想，行，識）和未開悟人的五陰都是一樣的無常、苦、空、非我，以為開悟人的五陰是什麼寶貝！其實，兩人將五陰（色、受、想、行、識）都誤計為我，這也是人類普遍的思維模式和顛倒夢想。

「再以我的悟道交換師傅的首級」，呵，他的悟道就是要奪取人的性命！哀哉，師傅，這是你教出的徒弟！真是個職業殺手，無知中已造

下多麼深重的罪惡業種，故而一犯嗔就動殺機。武士也是自己無知的受害者。沒見他那打坐的疼痛不堪，卻還是不能現觀「無」，還是不能開悟，淚如泉湧，只想粉身碎骨，可憐不？可悲不？

誠然，我等凡夫對三界也有著深重的顛倒夢想和繫縛，雖然不一定是為了開悟的名聲。有繫縛，就有貪嗔煩惱。但是我們想解脫，想修行，這已是發心。近一年來的學習認識到，一個真正的佛法修行人，首先要具有五陰無常的知見和現觀，進而能夠在貪嗔發起的同時，提醒自己，如理作意，努力違逆貪嗔，如是修行才能薄貪嗔。我發現，解脫真的很難，不繫縛這，就繫縛那，不繫縛名聲，就繫縛利益，一大堆的繫縛，所以是凡夫，還只會紙上談修行。這個故事也從反面說明，缺乏對宇宙人生真相的認識，沒有佛法智慧，根本就不是在修行，打坐也沒用。武士是個極端的盲修瞎練典型。

這個故事中，最荒唐最反動的邪見，是師傅的「武士不可能無法開悟」的邏輯，換句話就是武士就一定能開悟。難道開悟是動刀殺人麼？為什麼武士就一定能開悟？如此荒謬不堪的邏輯！請問師傅：什麼是開悟的證據？自刃還是他刃？顯然這與事實徹底違背。武士在師傅逼迫下的這段禪修經驗，是對此邏輯的無情嘲笑。由此也看到，在懂得佛法義理基礎上，修行也需要戒行和忍辱，只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六度同時並用才会有功德受用。法理是行爲和作意的依據，是聞所成慧的文字般若。布施、持戒、忍辱、是修行的具體實現，禪定也是修，能消業淨化身心。通過這樣漫長的精進修行，才能最終實現開悟，獲得究竟的實相般若。戒殺是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最起碼的一戒。武士既不具備佛法知見，又不具備不殺生的戒行。守戒才能不造作惡業的種子，才能增進清淨善業的種子，才能薄貪嗔，漸次斷掉三界的繫縛。放下屠刀，才能與道相應，才能開始通向開悟成佛的道路。

時鐘已經敲響，我不禁要問師傅：此時，武士已經開悟還是沒開悟？是自刃還是他刃？二者必居其一哦！

編輯組評述：

聲聞見道要完成的觀行是「五陰非我」。五陰是色（物質與能量）、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想（六個識的了知與意識的思惟）、行（身口意行）、識（六個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我」則是唯識經典所說的第八識。聲聞見道只需確認「我」的存在，而不必知道「我」的具體作用。大乘見道則必須知道第八識具體的作用（禪宗稱之為開悟，簡稱為悟），還要能夠緣於第八識的真如性（入不二法門，簡稱為入）。

大乘法分為教門與禪門，教門就是語言文字的教法，禪門則是以機鋒直接指出第八識的所在與作用。這兩個配合起來，才容易悟入。末法時代，要值遇具格的菩薩法師，很不容易，所以更要嚴格依循四依三量，才不會被錯悟的禪師所誤導。因為這個緣故，建議大家熟讀《實證佛教導論》，讀這本書時，請先下載中華電子佛典（CBETA），然後逐段查出書中所引的經教，看看引用的文字是否正確？有沒有斷章取義？再檢查：書中所描述事實，是否與你的經驗相符？書中所做的推理，是否符合邏輯？這樣子等於在讀書的時候同時做觀行，你只要依據上述的方法讀到第五章〈聲聞法的實證〉和第六章〈因緣法的實證〉，若沒有重大的誤會，就會分別證得聲聞見道與緣覺見道。這個時候，你可以閱讀真觀豆瓣日記〈勸發普賢行願〉，發起普賢行願，以求大乘見道。

《實證佛教導論》第七章〈大乘法的實證〉講得很清楚，只是沒把第八識具體的作用寫出來，因為這是參究上的秘密，世尊不允許任何人將它洩露出來。當你讀完第七章之後，對大乘見道位的法義已有充分的認識，這個時候，建議你閱讀真觀老師豆瓣日記〈[心經所說的解脫與成佛方法](#)〉與〈[大乘起信論導讀](#)〉，融會大乘法的知見，修習觀照般若，發起修所成慧，成就輕安的定境。最後閱讀《[禪宗的開悟與傳承](#)》，了解禪宗開悟的原理，找一個禪宗的機鋒，做為你參究對象，直到破參為止。如果你能這樣做，絕對不會落入盲修瞎練的陷阱。

夢中的武士顯然缺乏聲聞法的基礎，因為這個緣故，他沒有辦法準確地區分無常的五陰與常住的自性清淨心（第八識）。他所企求的「無」，其實只是定境，不離想陰境界，即使他達到這樣的境界，也不是禪宗的開悟，何況根本沒達到！

武士求悟的動機，只是爲了洗雪被輕慢的恥辱，並不是爲了自度度他，也不是爲了發現真相。因爲這個緣故，他並沒有大乘見道的正因，所以沒有辦法開悟。

師傅的教導「你是武士。既是武士，不可能無法開悟」顯然落入凡夫我見，實際上武士只是一種階級或職業，和開悟與否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師傅爲武士安立「不可能無法開悟」的體性，若是無法開悟，就沒有資格當武士，而是「人類的渣滓」。以爲五陰有一定的體性，稱之爲人我見。以爲五陰和第八識以外的法有一定的體性，稱之爲法我見。聲聞見道者有法我見不成爲過失，但絕對不會有人我見。人我見的例子在現實中非常多，例如：我是大學教授，你是我的兒子，一定可以考上一流大學，如果沒考上一流大學，你就不是我的兒子。每年大考結束之後的自殺案例，很多是這樣來的。武士參禪的例子，再發展下去，似乎也要出人命。

師傅有人我見，著在我相、人相上面，當然不是真正的開悟者。師傅沒開悟，又如何教出開悟的弟子？夢中的武士沒有開悟還算是幸運，要是真的修成定境而被印證，那才是真正的悲劇！一旦落入增上慢（未悟言悟），就很難自行發現錯誤。有些宗派，師徒皆是錯悟，竟然傳了好幾十代。現代禪李元松在臨終前懺悔自己的增上慢，是極爲稀有難得的事例。

G 讀者的評論很難得，如果沒有經常熏習正知見不可能達到這樣的程度。如果硬要挑一點毛病，就是譴責的口氣比較強烈，容易激發人家的情執。眾生是被人家教壞，才會有邪見惡行，他們自己沒有辦法改過來。我們要體諒眾生的身不由己，先以四攝法（布施、愛語、同事、利行）攝受眾生，他們才容易接受勸誡。

如果你也能夠看出〈夢十夜〉錯誤的知見，這是值得慶賀的事，但是還不能證明你已斷三縛結。斷三縛結很難勘驗，有時候只是隨眠，碰到惡緣還會現行，要是你檢查不出來，卻以爲自己是初果人，就會落入增上慢，所以最好能寫修行筆記來檢查。必須確定，自己在任何時候，包括做夢、病苦、面臨危險或利害關頭，都沒有三縛結現行，才是真正的初果人。

下期論題

下期論題是藉由〈跟著感覺走〉的歌詞來檢視我見的縛著，歡迎讀者表達你的看法，本刊將挑選一篇刊出來，並給予適當的評述供大眾參考。讀者也可以自行挑選適當的例子投稿，但是請避免以當代政治與宗教人物為例。

跟著感覺走

作詞：陳家麗

主唱：蘇芮、張惠妹

跟著感覺走 緊抓住夢的手
腳步越來越輕 越來越快活
盡情揮灑自己的笑容
愛情會在任何地方留我

跟著感覺走 緊抓住夢的手
藍天越來越近 越來越溫柔
心情就像風一樣自由
突然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我

跟著感覺走 讓它帶著我
希望就在不遠處等著我
跟著感覺走 讓它帶著我
夢想的事那裡都會有

卅 三乘菩提

略說禪宗的開悟與傳承

呂真觀 講述 / 青原土火羅 記錄

時間：2010年11月27日

地點：武漢市洪山區隱形人咖啡館

主題簡介：

禪宗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輝煌燦爛的時代，在中華文化領域中，禪宗是極令人神往的一個區塊，它是中華文化最耀眼的特色之一。禪散發的神秘魅力，跟它所標榜的開悟有莫大的關係。禪師的機鋒轉語，固然莫測高深，卻又深邃雋永，時時觸發我們心靈的活水，洗盡市儈庸俗。

禪宗的開悟，到底是悟了什麼？為什麼開悟能夠轉凡成聖？禪師又是如何印證他的得法弟子，代代相傳，形成禪宗的傳承？這些問題，是身為中國人所不可不知的，歡迎您一起來探索。有興趣者，可先閱讀《[太慧宗杲禪師與宋代士大夫交遊研究](#)·第二章·禪宗的開悟與傳承》。

以下內容是根據本次讀書會錄音整理。整理過程中，對錄音中的一些口語詞或是重複的部分，予以了一定的刪改，以使文字更為通順。小標題為整理者所加。本文稿已交主講人本人審閱。¹

一、何謂「禪」

禪宗從一開始就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關注。達摩初祖傳二祖的時候，叫四個弟子來陳述他們的所學。前面幾個弟子都說過了，到最後一個弟子時，他（慧可）什麼也沒有說，只是上前禮拜。但達摩初祖只有印可這個禮拜的弟子。之所以印可這一個，而不印可其他人，是因為被印可的人是開悟的，而沒有得到傳心的人，沒有得到傳承，也就是沒有開悟。

1 2012/2/21 由主講人呂真觀博士再度修改。

禪宗一直傳到唐朝，六祖惠能（有些文獻稱為慧能）以後，便開始興盛。到了宋朝，可以說是禪宗的鼎盛時期，而從元朝開始衰敗，到了明清變得更糟糕。現代有的學者，認為禪宗是外道法，是婆羅門教；或者說禪宗是借佛教的軀殼，而賦予道家的生命。但是我在《禪宗的開悟與傳承》一書中指出，佛教分為禪與教。「教」，就是語言文字的教化。而「禪」是什麼呢？

相信大家熟悉一個偈子：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要想瞭解禪宗，從這四句偈入手，是有機會懂得的。

有關教與禪的關係，大家可以參見《實證佛教導論》第七章的第三節「教與禪」，還可以看這本書的附錄〈寒山子的唯識體證〉。如果大家沒有這本書的話，可以[下載這本書部分內容的檔案](#)。裡面有〈寒山子的唯識體證〉這篇文章。

在佛教中，教是指語言文字的開示；而禪，是指沒有語言文字的開示。佛教便分為這兩種，如唯識宗、華嚴宗，這些屬於「教」。而「禪」沒有語言文字，又如何開示呢？是通過公案與機鋒。例如，棒、喝等等。有的禪師常常手上會拿一把竹篋子——比如大慧宗杲禪師，竹篋子相當於戒尺。如果有人來問：「什麼是佛？」可能還沒等他問完，這個竹篋子就已經打下去了。這就是一個公案。再比如，大慧宗杲禪師有時會拿起這個竹篋子，對弟子說：「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喚作什麼？」這也是一個公案。公案並不是完全沒有語言文字，但它的關鍵點，是在沒有語言文字的部分。雖然從文字上看不出個所以然來。但要瞭解公案，還是要先瞭解這些語言文字的意思，這算是公案的背景。

上面這個公案當中，喚作「竹篋」則觸，就是指與第一義諦相牴觸，因為第一義諦離名離相。臨濟禪師的付法偈就寫道：「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關於「離名離相」，大家還可以參考《維摩詰經·入不二法門品》。裡面就有講到，有三十二位菩薩在一起論說什麼是入不二法門，輪到文殊師利菩薩時，便說：要離開一切的語言文字相，才叫做入不二法門。接著有人請維摩詰居士講一講什麼是入不二法門。這個時候維摩詰居士，只是默然不語，沒有講話。文殊師利菩薩便讚歎維摩詰居士是真離於語言文字相，直接顯示實相。而相對的，前面的菩薩，都是語言文字的教法。

所以，禪師拿出這個竹篋子，你如果喚作竹篋，則與實相境界相抵觸，因為實相境界是離言離相的。你如果說這個不是竹篋，那麼你就違背了世俗諦。世俗諦，簡單說就是世間智者的共同認識。「試道看」，就是問：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這一招，其實是首山省念禪師用過的，他很喜歡拿著竹篋子到處逼問人。後來有一位葉縣歸省禪師，把竹篋子奪過來折斷丟在地上，首山省念禪師就大喝一聲：瞎！（好像是在罵：你這個瞎子！）但是這位葉縣歸省禪師是一位真懂得的人，他沒有被這一喝嚇到，反而禮拜首山省念，成爲得法弟子。

我們這裡不去解釋他。不解釋倒還高明，一旦解釋便會落入敗闕。民國時代有一位法學家吳經雄，他寫了一本《禪學的黃金時代》，把很多公案拿來解釋。人家已經告訴你，要離名離相，他偏偏要在語言文字裡打轉。有人評價這叫做「鋸解秤坨」，也就是拿鋸子把秤坨鋸開，看看裡面是不是也是鐵。如果要用語言文字的話，有經教就好了。

要講就只能用教門來講。所以，以教門來講，禪宗所悟的這個心，或者說直指的這個心，就是自性清淨心。禪宗也有自己宗奉的經典。據載，達摩初祖曾傳給二祖四卷本的《楞伽經》，然後跟他講：要用這個來印心。²所以禪宗所悟的心，就是《楞伽經》中所說的自性清淨心。自性清淨心有很多別名，比如藏識、第八識、阿賴耶識等等。而另一個宗奉《楞伽經》的宗派——法相唯識宗，有一部《成唯識論》，明確提出：大乘見道就是證解阿賴耶識。這也就是禪宗的開悟。法相唯識宗代表語言文字的教門，禪不立文字的「直指」，所指的就是自性清淨心。

二、為什麼發現客觀事實，可以解脫生死？

我在《禪宗的開悟與傳承》中寫道：「禪宗的開悟，就是證解阿賴耶識。證解阿賴耶識是一種客觀事實的發現，由於這一種客觀事實的發現，使得一個人可以解脫生死。」可見這個問題是多麼的重大。那麼爲什麼說，發現客觀事實，可以解脫生死呢？這是今天要講的第二個問題。

² 《續高僧傳》卷16：「初達摩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CBETA, T50, no. 2060, p. 552, b20-22）

上次的讀書會，我講一個故事。以前有一個人，總以為自己是一隻蟑螂，所以很怕雞。後來在醫院裡，醫生好說歹說，總算說服他，他是一個人，不是一隻蟑螂。於是醫生說：「既然你已經知道了，那就回去吧。」但是這個人才出去沒多久，在路上看到一隻雞，又嚇得慌慌張張地跑回醫院。醫生就問他說：「你不是已經知道自己是人，不是蟑螂了麼，怎麼還要怕雞？」這個人回答：「是啊，我知道自己是人，不是蟑螂，可是外面的雞不知道呀！」這是一個譬喻，主要是告訴你，如果有錯誤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就會產生煩惱。反過來說，只要糾正錯誤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就能解脫煩惱。

我們下面要講到的，不只是譬喻，而是和我們密切相關的事情。這些事情不僅是佛教這樣講，而且也為世間智者所發現，在電影、小說中，都有所表現。我先唸一段電影的對白，看大家是否有印象，這是來自哪一部電影：「你有沒有看著這世界，驚歎它的完美和造物主的天才呢？億萬人口渾渾噩噩過活，完全無知。」

大家記不記得這是哪一部電影？這是 1999 年的電影 Matrix(大陸譯為《黑客帝國》，台灣譯為《駭客任務》) 中的對白。那麼，我們先來溫習一下這部電影，接下來我再唸幾段對白。

女主角崔尼蒂 (Trinity)：我知道你來的目的，還有你在做什麼。我知道你輾轉難眠，每天晚上都獨自一個人，坐在電腦前工作。你在找他。我也曾找過同一個人，當他找到我，他說其實我不是在找他，而是在尋找一個答案。有個問題驅使著我們，尼歐！這問題把你帶來這裡。

這一段是在說，其實我們對人生和生命有很多的疑惑。崔尼蒂見到尼歐，把他帶去見莫菲斯，也就是那個穿大衣的黑人。這個時候尼歐還不知道母體到底是個什麼。

莫菲斯：母體無所不在，隨處可見，它甚至在這房間。你從窗戶外可以看到它，或在電視上也會看到它，上班時感覺它的存在，當你上教堂或納稅時也一樣。它是虛擬世界，在你眼前製造假像，蒙蔽真相。

尼歐：什麼真相？

莫菲斯：每個人呱呱落地後，就活在一個沒有知覺的牢獄，一個心靈的牢籠。

接下來，莫菲斯拿出兩顆不同顏色的藥丸來，告訴尼歐，吃了其中一顆，他便告訴尼歐真相，而且他還特別講一句：「記往，除了真相，其它的我什麼都不能給你。」

如果你要學禪宗，或者是學習大乘佛法的話，禪師或法師，也會給你講同樣的話：「記往，我只能給你真相，其它我什麼也不能給你。」同樣的道理。

後來尼歐從電池槽裡被拉出來，這時候他才發現，這個世界完全不是他以前想像的那個樣子。他的身上其實有很多的插孔，插孔上接了很多的連線，而這些連線又接通了電腦。實際上他以前所認識的那個世界，只不過是電腦用模擬的影像製造給他的。這個真相有夠震撼了吧！

現在，假設說，我們生活的世界，也是這樣一個虛擬的世界，你看到的這個人，也只是一個電腦人，你的感覺會是怎樣？也許你曾經對這個人特別地迷戀，或者說是對某一個身份地位特別地執著，那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你還會想要去追求嗎？如果現在能夠證明，你其實也是生活在這樣一個夢境之中，你應該會很震撼吧！

我們再來講電影裡的情節。這時候莫菲斯為尼歐安排了一個課程。這個課程就是讓尼歐再回到虛擬世界裡去。這是反抗軍自己用電腦製造出來的虛擬世界。尼歐在真實世界的太空船裡，理的是一個光頭，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在現實世界，他們穿的都是破破爛爛的。但是一到虛擬世界，莫菲斯又穿上了大衣，尼歐的頭髮又長出來了，又穿得很光鮮了。這時候，尼歐摸著虛擬世界裡的一張高背椅，說：「這個不是真的？」他摸摸這個，摸摸那個，說：「這都不是真的！」這時候，莫菲斯就跟尼歐講：

什麼是真實？真實該怎麼定義？如果你指的是觸覺、嗅覺、味覺和視覺，那全是大腦接收的電子訊號。你以為的真實世界，其實是互動的虛擬世界——我們所謂的「母體」。你一直活在夢世界，尼歐！

如果說看了這部電影之後，你還沒有被震撼的感覺，那你就沒有看懂這部電影。我們現在用同樣的方法來證明，其實我們同樣是生活在一個虛擬世界中。

比如說這個電燈，它的光線有沒有直接射到你的大腦？沒有，對不對？因為你的大腦是被頭骨和一堆血肉包裹起來的。這個電燈，最多只能射到我們的視網膜，再從視網膜接到你的大腦，中間是視神經，視神經傳遞的都是類似電子訊號的東西。然後傳到你的大腦，你會覺得你看到一個電燈，這是為什麼？其實是你的大腦裡有一種可以模擬外界影像的機制。這種機制有點像是電視機。

再比方說，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杯子。你不會說這個杯子是幻覺，為什麼呢？因為你能夠看得到它，摸得到它，可以把它拿起來，裡面的水，也喝得到。但是你的大腦到底有沒有接觸到光線？（好好想想這個問題。）很顯然沒有接觸到。也就是說，你的視覺效果，是透過一連串的轉換程序，在你的大腦形成另外一個畫面讓你看到。所以你看到的就如同電視影像一樣，你現在看到的我，只是你自己製造出來的影像，而不是直接看到我。

這裡有一個問題：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東西，是不是跟夢境一樣？我們可以說，有一點一樣，有一點不一樣。我們先不要否定外面的世界，你能看到這個杯子，我也看到這個杯子，我們估且說這是一個客觀的物理世界。但是你看到的那個杯子，其實是你主觀的認識。你有一個第八識可以模擬影像。我們可以拿電視來比喻。電視節目有兩種，一種是實況轉播，比方說有一個球賽，或者說是一個新聞事件，攝像機對準了現場，你在電視機前面看到的就是即時性的畫面，這就是實況轉播。還有一類節目，比方說動畫，這一類節目是可以很幻想的。我們在電視裡可以看到很多的節目，這些節目有些是動漫家畫出來的，或者是導演用很多個鏡頭操作出來的東西。這兩類節目是不一樣的。

做夢與清醒的差別在哪裡？夢裡的畫面與物理世界不是一對一相映。但是你清醒的時候，你看到的畫面與物理世界一對一相映。它們唯一的差別只在於這裡。除此之外，你的視覺看到的東西，完完全全是虛擬的，如同夢境。

視覺是這個樣子，其它的感覺也是一樣。聲波也沒有接觸到你的大腦，而是先接觸到耳朵，再由神經傳遞訊號到你的大腦去。鼻子、舌頭、

身體也是一樣。我敲打這個桌子，但是我的大腦沒有敲到這個桌子，所以很顯然，觸覺也是模擬的。那這樣的話，你是不是活在夢境裡頭，你現在接觸到的這些五塵境界是不是和夢境一樣？

這裡還有一些很微細的差異。現在的彩色電視機，和早期的黑白電視機，差別很大。如果說我這個人，轉換機制比較好，我是彩色的。你轉換功能比較差，你是黑白的。有沒有這種事情呢？以前有一個畫家，他經過一場車禍，看到的東西全部變成黑白的。再比如，我們每天吃飯，你吃是這個味道，但是你能確定別人吃起來也是這個味道嗎？不一定，對不對？因為它要經過模擬的轉換，那是主觀的。再比方說，你看我長這個樣子，但其他的人看到，可能長得就不一樣，對不對？他看我長得很帥，你看我長得很醜。每個人看，都是不一樣的。這不是心理作用，而是轉換的不同。就像電視的品牌不一樣，或者訊號轉換過程當中的不同。這就造成一個問題：這個物理世界到底是怎麼樣，你根本就不知道。甚至我們可以說，全世界的生物，包括人類和各種生物，統統都沒有辦法接觸到真實世界——真實世界到底是什麼，沒有人知道。

如果說，這真的是一個夢怎麼辦？就是現在，如果你的人生根本就是一個夢，你要怎麼辦？

有沒有這個可能？你們有去看電影 *Inception*（大陸譯為《盜夢空間》，台灣譯為《全面啓動》）吧！那個男主角和他的太太，兩個人有很大的差別。那個男主角一直記得，他在真實世界裡有兩個可愛的孩子在等著他回去團聚。但是他的太太認為夢境才是真實的。如果這是一個夢境，你把它當成現實，那可麻煩了。現實世界，你把它當成夢境，那也很麻煩。電影裡的情節，是男主角在底層的夢境裡頭，想要回到真實的世界，他知道一定要在那邊死掉才可以回到真實世界，所以他必須要說服他太太，讓他太太認識到這是一個假相，認清假相才會有正確的行動。但是等到他們回到真實世界，他的太太又認為這個真實世界還是一個夢境，所以他太太就跟男主角講：「不對，我們必須要在這個世界裡死掉，才可以回到真實世界裡頭去。」這個時候就麻煩了。結果他的太太就在真實世界裡頭自殺了。

我們現在就問一個問題：你到底要怎麼樣辨別這個世界是真實世界，還是虛擬世界？

三、「我空」與「我所空」

有一位作家王晉康，寫了一篇小說叫《七重外殼》。這部小說在理論上的突破，其實比《黑客帝國》還要厲害。首先我們要明白，我們觀察到的境界相，和我們用來觀察境界相的了別能力，是兩個不一樣的東西。比方說，我們說「我看到這個杯子」，這裡的這個「我」，是能觀察的主體，杯子是被「我」所看到的杯子（境界相）。能觀察的東西稱之為「我」，「我」所看到的杯子，就簡稱之為「我所」。這個「我所」的範圍很大，包括整個世界。比方說，我去到你家裡，看到了你家裡的沙發，沙發是我所看到的，所以也是「我所」的範圍。包括你這個人，也是「我所」的範圍，因為你也是我所看到的。實際上，我們活在這個世界，就是一個主體「我」，和被「我」認識的客體，稱之為「我所」。我生存在這個世界，可以去認識外面的世界，這個就是我。我現在是以我為例，對於你而言，你能看、能聽、能感覺、能做事的，那個就是你的「我」，是主體。你認識外面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是客體，就是「我所」。

現在我們來看，《黑客帝國》、《盜夢空間》這些電影，所講的如夢如幻的都是境界相。那些境界相，都是「我所」。在這兩部電影裡頭，他們都能知道自己是正在虛擬世界、是在夢境裡頭，所以境界相對於他們來講是如夢如幻，但是他們覺得那個能觀察的主體，卻是「真實的」。但是在《七重外殼》這部小說中，它就提到，連這個「我」也是假的。

《七重外殼》小說中，有一個人叫吳中，他是美國一個科研基地的中國科學家。他有一個小舅子，叫甘又明。吳中就請到甘又明去他所在的科研基地做一個測試。甘又明去到這個科研基地，先是脫掉他所有的衣服，穿上一種叫做「外殼」的東西。而這種外殼其實是一種很輕很柔的衣服，上面有很多的神經傳感乳頭，把整個人體都包裹起來，頭上也戴有頭盔。這種衣服、頭盔，和一個大型的電腦相連接。這台電腦是用來模擬虛擬世界的。這樣，穿上外殼之後，他所感覺到的，統統都是虛擬世界。

吳中他們就要找人來測試這個虛擬世界的技術是不是研發得無懈可擊。測試的過程，就是讓一個人穿上這個外殼，然後把他送到虛擬世界當中。如果測試者在某個狀況下，發現虛擬世界的破綻，他就可以喊停。然後，工作人員就會把他帶回真實世界，並把他的外殼脫下來。成功的測試者，可以得到一筆獎金。

甘又明就是去參加這樣一個測試。但是在這個測試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問題。他第一次進入的虛擬世界，海裡碰到毒梟。就在他快要被毒梟打死的時候，他發現了漏洞，於是喊停。這個時候工作人員就替他把頭盔拿下來，把外殼脫掉。但是，問題出來了，把頭盔拿下來、把外殼脫下來，這件事情本身也是模擬的。所以小說中的這個過程，就是甘又明在反反復復地判別，他到底是在真實世界，還是在虛擬世界。規則上說，如果他能夠最終確認自己已經回到真實世界，他便可以得到一萬美元的獎金。

剛開始的時候，甘又明還說，這太簡單了。但其實這裡有一個難點，進入虛擬世界以後，你便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裡頭，依據他們的理論，在一個封閉環境裡頭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動沒動。如果有一艘太空船以光速在做等速直線飛行，太空船內的人，因為沒有參考的對象，完全不知道自己相對於外面的世界是在做光速運動。如果說，太空船有一個窗戶可以往外看，裡面的人才會知道自己是在以高速前進。可是現在沒有這樣一個窗口。小說裡的這個虛擬世界的技術就是這個樣子。

這時候，甘又明就說：「我孩時的記憶，電腦不可能知道呀！比如說我小時候的記憶，我媽媽的長相，這些你們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吳中講：「你說得對，但是只要你一動念回憶過去的事情，我們的電腦立即可以監測到，並立刻把你的這些記憶天衣無縫地加入虛擬世界，所以你還是沒有辦法分辨清楚。」

這個小說的結尾，是甘又明脫去他身上的外殼，並且拿到了獎金，但是他還是認為他仍在那個虛擬世界裡頭。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對他來講，夢跟現實就是太接近了，基本上沒有什麼差異。《黑客帝國》、《盜夢空間》裡也探討到這個問題：你要怎樣去分辨夢境和真實？

在夢境裡，你也一樣可以喝酒、吃肉，統統都一樣。以前有一種說法：你要確定自己是否在做夢，可以掐一下自己，看會不會痛，如果不會痛，就是在做夢。但是，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他曾經夢見自己下地獄。在夢裡，他經歷過很多很多的苦刑。其中有一個苦刑是一個獄卒拖著他走過一個滿是釘子的地面。他在夢中完全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皮肉被撕裂，然後肝腸拖了一地，這種痛苦都感受得到。他說當時完全分辨不出這是夢境。所以，那種測試夢境的方法不一定準確，因為有的夢境是

有觸覺的。所以說，如果一個虛擬世界模擬得和真實世界一模一樣的話，你是沒有辦法察覺的。

電影和小說裡的超級電腦還可以讓你找到破綻，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你從小到大，根本就沒有接觸過真實世界，很多人一直不知道，甚至從來不曾想過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大腦裡的模擬機制可是很厲害的，絕對不遜於科幻電影和小說中想像的超級電腦。

下面我們再來講一部電影，叫《楚門的世界》。這部電影是說，有一個孩子，他的名字叫楚門，當他還是受精卵的時候，就被賣給一家公司。當他還在子宮裡的時候，就已經在鏡頭的監視之下了。呱呱落地之後，被送到一個小島，身邊的人統統都是演員，沒有一個例外，而他則被蒙在鼓裡。小島上裝滿了攝像機，他的生活被傳遞到全世界各地進行實況轉播。這是一個不中斷的節目，全世界的人都在關注這個楚門，收視率非常的高。

假設你就是這個楚門，我們統統都是演員，那這也夠可怕了。在電影裡的那個楚門的處境也是很可怕的。他從小一起長大的好朋友也是演員，跟他講的那些知心話都是在演戲。他的太太也是一個演員，而且更誇張。因為這個電視節目是沒有廣告的，但是又必須要有廠商的資助，所以他的太太每次回家的時候，都會對他說：你看，我又買了什麼東西，這個東西有什麼功能……。楚門一直覺得太太很奇怪，為什麼老是這樣，其實這就是在打廣告嘛。

假設說，他很愛他的太太，和他的這個從小一起長大的知己也很要好。當他發現這件事的時候，他的感情還在不在？就根本不在了。他和他太太從認識，到說「你愛我」，再到結婚，統統都是在演戲。這樣夠傷心了吧！

四、佛教所發現的「真相」

我們再回到原來的話題：為什麼發現真相能夠解脫煩惱？

假設說，我原來很愛一個人，後來我發現她跟本就是在演戲，所以我不再愛對方了，這樣子也是一種解脫呀！她反正在演戲，不是真的愛我，那我就離開她吧。比方說有一個風塵女郎，每次都跟你說：「我好愛你喲！」後來你發現：「她其實只是想掙我的鈔票。」當你知道真相

以後，你就會想：「算了，算了！我不要再做這種傻瓜了。」這也算一種解脫，你知道部分的真相，你就得到部分的解脫。如果你知道的是人生與生命的核心真相，你會整個跳脫出來了，禪宗所說的開悟和解脫，就是屬於這一種。所以開悟會成爲「轉凡成聖」的起點，你的心境、心態和行爲取向，統統都會不一樣。如果有人勸你用卑鄙的手段去角逐名利，你會覺得非常的沒有意思。

佛教說，有一個能生萬法的本源，叫做自性清淨心、藏識或阿賴耶識（第八識）。除了境界相是由這個東西所模擬出來的，連能思想、能認識境界相的了別能力（被你稱之爲「我」的東西），也是這個自性清淨心製造出來的。禪宗的開悟，就是發現了這個真相。發現這個真相之後，他產生了很大的震驚和感動：「既然這樣，我爲什麼還要去維護這個『我』的假相？」

《實證佛教導論》第六章第五節引用不少經教，佛陀早已經告訴我們，認識的過程分爲兩個階段，內六入處和外六入處，外六入處是色、聲、香、味、觸、法，內六入處是眼、耳、鼻、舌、身、意。以色法的涉入來說，光線射到視網膜，這個叫做外入處。從視網膜通過神經傳送到大腦，在大腦裡形成一個東西讓你的眼識和意識能夠了別得到，這叫內入處。這個在兩千多年前，佛教的經教裡就講到。而且它還講，你之所以形成種種的偏好、喜好，甚至認爲有一個五陰「我」的存在，其實只是錯覺。《金剛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證道歌》說：「夢裡分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開悟的人看待生命和世界，和一般人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禪宗的開悟，或者大乘的見道，就是他能夠正確地認識到：能夠認識世界的「我」，還有能夠被我所認識的世界（我所），它們都是第八識（自性清淨心）所出生的影像。既然我和我所都是由第八識所出生，所以整個打成一片，稱之爲「一真法界」。在一真法界當中，沒有「我」跟「我所」的差別對待相，叫做菩薩入不二法門。這是語言文字所能夠解釋的極致。

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 經典解析

佛陀的最後遺教 — 大般涅槃經略解 (二)

呂真觀 講述 / 甄不棄 記錄

時間：2012年3月25日

地點：武漢市武昌區隱形人咖啡館

《大般涅槃經》讀本下載處：<http://sdrv.ms/KAyK6M>

前期經文提要

佛告純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佛出世難，如優曇花，值佛生信亦復甚難，佛臨涅槃最後施食，能具足檀，復倍甚難。汝今純陀，莫大愁苦，應生踊躍，喜自慶幸，得值最後供養如來，成就具足檀波羅蜜，不應請佛久住於世，汝今當觀諸佛境界悉皆無常，諸行性相亦復如是。」即為純陀而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	生者皆歸死；	壽命雖無量，	要必當有盡。
夫盛必有衰，	合會有別離，	壯年不久停，	盛色病所侵，
命為死所吞，	無有法常者。	諸王得自在，	勢力無等雙；
一切皆遷動，	壽命亦如是。	眾苦輪無際，	流轉無休息；
三界皆無常，	諸有無有樂。	有道本性相，	一切皆空無；
可壞法流轉，	常有憂患等。	恐怖諸過惡，	老病死衰惱，
是諸無有邊，	易壞怨所侵。	煩惱所纏裹，	猶如蠶處繭，
何有智慧者，	而當樂是處？	此身苦所集，	一切皆不淨，
扼縛癱瘡等，	根本無義利；	上至諸天身，	皆亦復如是；
諸欲皆無常，	故我不貪著。	離欲善思惟，	而證於真實；
究竟斷有者，	今日當涅槃。	我度有彼岸，	已得過諸苦；
是故於今者，	純受上妙樂。	以是因緣故，	證無戲論邊，
永斷諸纏縛，	今日入涅槃。	我無老病死，	壽命不可盡，
我今入涅槃，	猶如大火滅。	純陀汝不應，	思量如來義；
當觀如來住，	猶如須彌山。	我今入涅槃，	受於第一樂；
諸佛法如是，	不應復啼哭。		

依法不依人

這個時候純陀就跟世尊說：「世尊！如是！如是！誠如聖教。我今所有智慧微淺，猶如蚊虻，何能思議如來涅槃深奧之義？」真的就像世尊所講的這樣子。我的智慧非常小，就像蚊子或者小蟲子一樣，怎麼能思議佛陀涅槃這麼深奧的意義呢？

涅槃有四種：有餘涅槃、無餘涅槃、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和無住處涅槃。有餘涅槃就是阿羅漢還沒有去世的時候所證的，因為有身體的存在，還有微苦（一點點的痛苦）所依，肚子餓了或者是天氣冷了，這些還是會造成痛苦，這個叫有餘涅槃。那無餘涅槃呢？按照小乘的定義，就是阿羅漢死了，永遠不再受後有，這個是阿羅漢所取證的無餘涅槃的境界相。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是第八識本來就安住在沒有法相、沒有煩惱跟痛苦的狀態。第八識永遠住在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無論聖賢或眾生都沒有差別，但是一般人不瞭解這個狀態，所以就說他們不證（沒有去證實）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大乘見道位以上的菩薩，知道第八識的體性跟妙用，所以他們能夠知道第八識本來就沒有煩惱，它的自住境界沒有一切的法相可得，所以說他們證得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佛的涅槃是叫無住處涅槃，無住處就是不住一切法，乃至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所以叫無住處涅槃。

這裡的「如來涅槃深奧之義」是指佛陀的無住處涅槃。我只是按照經教去解說它，實際上是什麼，我也不知道。大家碰到這種情況，不要去揣測，你去揣測沒有什麼意義。

「世尊！我今已與諸大龍象菩薩摩訶薩，斷諸結漏文殊師利法王子等。」我跟現在他們這些大菩薩已經在一塊兒了。「世尊！譬如幼年初得出家，雖未受具，即墮僧數。」就好像一個小孩子出家，還沒有受具足戒（按照規定，必須要二十歲才能夠受具足戒），只能叫沙彌，不能叫比丘。雖然是這樣子，人家還是把他當成出家人來看待。「我亦如是，以佛菩薩神通力故，得在如是大菩薩數。」我純陀也是一樣，其實我離真正的智慧還非常遙遠，但是因為佛陀允許我做了最後供養，所以我一下子就跟這些大菩薩同一等級了。

「是故我今欲令如來久住於世，不入涅槃。」佛陀如果能夠住在人間，對三界眾生有極大的利益，所以佛要入涅槃的時候，佛弟子都要勸

請佛世尊不要涅槃，這是普賢行願裡面的「請佛住世」。總不能說佛陀要入涅槃的時候，沒有人理他，或者說：「你去吧！你趕快入涅槃去吧！我們高興得很啊！」如果這樣就太不合情理了。

「譬如飢人終無變吐，願使世尊亦復如是，常住於世，不入涅槃。」意思是肚子餓的人不會嘔吐，佛陀已經證得真實，應該能夠常住世間。

「純陀！汝今不應發如是言『欲使如來常住於世，不般涅槃，如彼飢人無所變吐』。」這個時候文殊師利菩薩就跟純陀講，你不能這樣講，你這樣講會讓佛陀很為難。文殊師利菩薩在僧團中的身分相當於教務長，他這個時候必須出來講話：「汝今當觀諸行性相，如是觀行，具空三昧，欲求正法應如是學。」文殊師利菩薩說，你現在應該觀察諸行（有為法）的體性跟相貌，這樣就能證得空三昧。「欲求正法應如是學。」如果你想要修學正確的佛法，應該要這樣子學。

文殊師利菩薩是代表智慧的菩薩。《維摩詰經》記載，維摩詰居士爲了要說法給眾生聽，曾經裝病，他心裡面想：「我現在裝病，這場戲要演下去，世尊這麼慈悲，難道他不會派人來問候我嗎？」他這麼一想之後，世尊就知道了，跟這些弟子講：「現在維摩詰居士生病了，有沒有誰能夠代表我去問候他？」結果世尊一個一個點名，聲聞弟子點完名了以後，再去點菩薩弟子，被點名的對象包括彌勒菩薩（當來下生佛）。結果連彌勒菩薩都說：「世尊！您這麼交待我們，這是很重要的事情沒有錯，可是這位維摩詰居士辯才太好了，我們根本沒辦法跟他對話。我們一跟他講話，一下子就被他抓到毛病，我們去問候他的話，會鬧笑話的，我們沒有這個資格替您問候他。」最後佛問：「文殊師利菩薩！你去可以嗎？」文殊師利菩薩說：「這位菩薩智慧非常深遠，很難跟他對話，但是世尊既然這麼交待，我還是硬著頭皮去問候他吧！」去到那邊，兩個人問答起來，果然非常精彩，大家都非常讚歎。

文殊師利菩薩是智慧第一的菩薩，純陀竟然可以跟他辯論佛法，你覺得純陀是簡單的人物嗎？我認爲不是！你要知道，在經典裡面能夠出來講幾句話的那些人，不管他示現什麼身相（也許是聲聞，也許是小老百姓），你絕對不要小看他。在一個這麼重要的法會當中，在場不知道有多少大菩薩，即使是一個掃地的，都可能是過去佛。這位純陀也是一樣，他的智慧不得了，可以跟文殊師利菩薩對答，絕對不是泛泛之輩。純陀以一個平民的身分，先跟佛陀辯論，再跟文殊師利菩薩辯論，這是在示

範「依法不依人」給大家看。告訴大家：你不要因為這個是佛或者是大菩薩所講的，你就全盤接受，信受不疑；如果這樣子的話，你剛好掉到「依人不依法」的陷阱裡面去。

請大家要知道，佛教是重智慧的宗教，雖然你可以信仰佛教，但是如果你要實證，你的方法論必須正確，要依法不依人。當你還沒有實證的時候，你必須參考正教量，也就是佛陀或聖弟子所說的教法。但是你自己要得到解脫，成就果位，一定要依靠現量，也就是自己親證的知識。這是「依智不依識」的原則。

大家都說現在是末法時代，末法時代的特徵是什麼呢？主流的佛法是錯誤的，這才叫末法時代。所以你要更嚴格地依循「依法不依人」的原則，千萬不要用徒眾多少、道場大小、地位高低、知名程度等因素做為判斷基礎，不然的話，很容易就選到錯誤的主流佛法。如果有人自稱是佛，自稱是大菩薩，你要更加小心地判斷。

《瑜伽師地論》曾經解釋「依法不依人」這個原則：

諸菩薩如實了知聞說、大說，如實知己，以理為依，不由耆長眾所知識補特伽羅，若佛、若僧所說法故即便信受，是故不依補特伽羅。如是菩薩以理為依，補特伽羅非所依故。

耆長，就是長老。補特伽羅，是有情的意思，有時翻譯為「人」。眾所知識補特伽羅，就是大家都公認有權威的有情。「耆長眾所知識補特伽羅」是原則性的宣示，「若佛、若僧」則是具體的例子，也就是說，依法不依人的原則，包括佛陀和證果的聖賢。

《瑜伽師地論》是彌勒菩薩所說的論，幸好這是祂講的，要是我第一個這麼講，我會被人家罵到臭頭，會被 K 得滿頭包。還好，《瑜伽師地論》已經這麼講了，還有《大般涅槃經》也是這麼講的。純陀示範給我們看，佛講的，他認為沒有道理，就表達反對的看法。文殊師利菩薩也是一樣，純陀不會全盤接受他的說法。純陀講：「文殊師利！如來是天上人中最尊最勝，你怎麼可以把它說成是有為法？」

有為法與無為法

佛經講「諸行無常」，其中的「行」是指有為法，意思是有為法一定是無常的。有為法就是有生、住、異、滅的法（現象）。世界的成、住、壞、空和五蘊（有情一期生命的身心現象）的生、老、病、死，都是生、住、異、滅的另外一種表述。這說明五蘊和世界都是有為法。

佛陀的應化身也一樣，本來沒有，後來才出生，然後慢慢長大，衰老、生病，然後死亡。這樣子看來，佛陀在人間的應化身也是有為法，所以文殊師利菩薩才會講：「你現在要觀察有為法就是無常啊！你要期望佛陀的五蘊身可以永遠地活下來，絕無可能。」這麼講本身沒有過失。但是純陀還是說：「你這樣子講的話，以後大家都不信佛教了。佛陀跟我們一樣都會死，都會滅掉。這樣子的話，佛教還有什麼尊貴的地方？我們信佛教幹什麼？」純陀這麼提出抗議。

純陀說：「若是行者，為生滅法，譬如水泡，速起速滅，往來流轉，猶如車輪。一切諸行亦復如是。」如果是有為法的話，就是生滅法，就好像水泡一樣，速起速滅，往來流轉，猶如車輪。一切的有為法都是這個樣子。「我聞諸天壽命極長，云何世尊是天中天，壽命更促，不滿百年？」我聽說諸天的壽命很長，世尊既然叫做天中天，是天人中的天人，結果壽命還比不上四天王天，比不上忉利天，更比不上他化自在天。壽命這麼短，連百歲都沒有，那這樣子豈不是很不相稱嗎？「如聚落主，勢得自在」，聚落主就是說某一個城市或者村邑的領主，古代的封建制度，國王已經把某個地方分封給領主，領主在這個地方擁有生殺大權，他想怎麼樣就能夠怎麼樣。「以自在力能制他人」，那時候他很了不起，人家都要聽他的命令。「是人福盡，其後貧賤，人所輕蔑，為他策使。所以者何？失勢力故。」後來他福報用完了，變得很窮，又很沒有地位，還要被人家使喚，變成是一個小嘍囉，人家叫他做這就做這，叫他做那就做那，因為他已經失去勢力了。「世尊亦爾，同於諸行。」如果佛世尊也是這樣的話，本來很尊貴，後來變成很糟糕，或者說本來很有智慧，變得很沒有智慧。那這個就是同於諸行了。「同諸行者，則不得稱為天中天。」這樣，佛陀還有什麼資格稱為天中天。「何以故？諸行即是生死法故。」因為有為法就是有生有死啊！這種有生有死的佛陀，大家沒有辦法生起尊

重的心理。「是故文殊，勿觀如來同於諸行。」所以文殊師利菩薩，你不要這樣子，把佛陀跟有為法看成同一類，這樣子很糟糕。

他這麼說，也有他一定的道理。所以這個純陀不能看輕他，他的辯才這麼好，文殊師利菩薩也要規規矩矩地回答，不能說：「你純陀是什麼人嘛！你只不過是一個工匠的兒子，你滾出去！」如果文殊師利菩薩這麼講，他就不是有智慧的人。智慧第一的文殊師利菩薩，必須要用智慧來說服人家。如果說：「我是文殊師利，我是最有智慧的，佛陀已經這麼講了，你還敢唱反調，你什麼意思嘛！」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會覺得文殊師利菩薩的智慧第一，只是浪得虛名而已。

純陀後面還有精彩的說法喔！我們接下來看。「復次，文殊！」復次就是再者，我還有其他的理由，還有其他的話要講。「為知而說，不知而說，而言『如來同於諸行』？」你到底是明知道而這麼講呢？還是你不知道而這麼講？這是一個伏筆，稍後會有文殊師利的答覆跟它呼應。「設使如來同諸行者」，如果說佛陀跟有為法統統都一樣的話，「則不得言於三界中為天中天、自在法王。」自在法王就是你可以把人家怎麼樣，人家不能把你怎麼樣，這才叫自在法王。佛陀如果是有為法，被疾病、老死等等世間的過患，修理著玩，這樣還叫什麼自在法王！「譬如人王有大力士，其力當千，更無有能降伏之者，故稱此人『一人當千』。」譬如國王手下有一個大力士，人家說這個人可以抵擋一千個人。「如是力士，王所愛念，偏賜爵祿，封賞自然。所以得稱當千人者，是人未必力敵於千，但以種種伎藝所能，能勝千故，故稱當千。」說他能夠抵擋千人，是因為他的各種技藝能夠勝過千人，不見得一千人一起來打他，他就打得贏。比方說他的劍術很高超，一千個人當中都沒有人是他的對手，我們就說他是當千。那如果真的是一千個人每個人手上拿把劍，大家一起去捅他，他還是承受不了的，意思是這樣子。

「如來亦爾，降煩惱魔、陰魔、天魔、死魔，是故如來名三界尊，如彼力士，一人當千。」如，是如如不動的意思，就是這個本體沒有改變。如來這兩個字，是「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不來亦不去)的意思。梵文原來是「如去」，翻譯的時候，考慮到中國人不喜歡如去，就把它翻譯成如來。「如來」跟「如去」意思是一樣的。玄奘很注重梵文的原意，但他認為大家既然已經這麼翻譯了，雖然梵文原文不是這個樣子，反正意思是一樣的，所以沒有去改動它。你要知道「如來」這兩個字就是常住法的意思，不會有哪個時候消滅掉，才叫如來。

煩惱魔是什麼呢？煩惱魔其實就是煩惱，加上「魔」這個字只是把它擬人化，變成好像是一個有情，事實上沒有這種有情。聲聞法把煩惱分類為五下分結（我見、疑見、戒禁取見、貪、瞋）和五上分結（無明、掉舉、色界愛、無色界愛、慢），這個我們現在不解釋。因為煩惱能夠障礙你，讓你不愉快，能夠讓你受下一世生死輪迴的，所以稱煩惱為魔。

陰魔也是一樣，是把它擬人化，把它變成好像是一個有情，事實上沒有這種有情。陰就是五蘊（五陰），色、受、想、行、識。你要是沒有看清五蘊的真面目，就會被它們所障礙，所以稱之為陰魔。

天魔就真的有了。波旬是他化自在天的天主，祂是魔王，手下還有很多魔民和魔女，全都是天魔。有的修行人很怕魔，他聽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會擔心：「到時候一大堆魔統統來找我麻煩，要怎麼辦啊？」其實這些天魔只是來陪你玩的，你根本不用怕天魔。波旬在佛經裡面基本上是丑角，在這部經也是一樣，一個天魔跑來搶最後供養幹什麼，你不覺得很沒道理嗎？祂為了自己的福德也就罷了，還傳了一個咒，可以除掉一切的怖畏。有的人可能會說：「這是天魔的頭頭講的咒，那些小魔要是來，我把這個咒唸出來，豈不是嚇得祂屁滾尿流。」你這麼想很有道理，但我還有更好的方法，連唸咒都不必了！你只要把魔當成佛：「我們大家本來就是佛，你只是示現出來陪我玩而已。」你這麼一作意，祂會說：「算你厲害，我還是趕快走了吧！」你只要這麼想就行了。《大乘起信論》講破魔的方法就是這樣子。你如果以為一定要唸咒才能驅魔，萬一喉嚨卡住了，或者嚇得太緊張，忘記這個咒子，那要怎麼辦？所以你就用這個道理來對治怖畏——連魔王都是來陪你玩的，都是來成就你的，小魔、小嘍囉，你就更不用怕祂。

死魔就是死亡，每一個有情統統都要死。佛陀也示現涅槃，涅槃難道不是死嗎？至少示現的樣子，他就不在人間了，你要怎麼說佛陀能夠降伏死魔？其實應該講，佛陀已經證得了永遠不死的法身，而且對這個法身的體性「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清楚到這種地步，所以說他降伏了死魔。佛陀的法身具有符合「如來」這個文字意義的功德。這樣講你就聽得懂，不要以為佛教在搞神秘主義，其實一點都不神秘。

「以是因緣，成就具足種種無量真實功德」，因為已經降伏了四魔，所以佛陀具足了無量的真實功德。注意一下，是「真實功德」，而不是說這個功德成就以後，又會敗壞掉，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是假的功德。比

方說，世間的財富、名利、地位，這些都不是真實功德，因沒有辦法永遠保有。過去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這些人聲勢多麼地大，今天世界各地的帝王都比不上。以前的皇帝可以大喇喇地把全天下當成是他自己的。但是現代的國家元首，沒有人會講說：「全國所有的財產統統都是我一個人的。」以前這麼講是理所當然，現在這個時代，就算你有天大的權勢，也不敢宣之於口。所以，現代國家的元者，實際上的權力遠遠比不上古代的專制帝王。這些專制帝王的權勢雖大，現在還是統統都沒有了，所以那個不叫真實功德。一定要智慧、福德具足圓滿，這個才是真實的功德。

「故稱如來、應、正遍知」，應這個字是應供的省略，是應該供養的意思，玄奘菩薩把它翻譯成阿羅漢，因為佛陀也具足了阿羅漢的證量。正遍知，意思是真正遍知一切法。佛陀有很多稱號，這些稱號跟他的功德能夠相稱。

「文殊師利！汝今不應憶想分別，以如來法同於諸行。」他在譴責文殊師利菩薩，說他用自己的頭腦在那邊亂想，以為如來跟有為法性質相同。

「譬如巨富長者生子，相師占之有短壽相，父母聞已，知其不任紹繼家嗣，不復愛重，視如芻草。」就像有一個很有錢的大家庭，生了個孩子，找來一個很有名的算命師，算命師說：「你這個孩子註定短命，活不過二十歲。」古代是算命師，如果以現代來講，就是醫師。如果大企業家生了一個孩子，醫生說：「孩子有先天性的心臟病，活不過二十歲。」父母親知道這個孩子活不久，這麼大的事業肯定不能交給這個孩子，所以不怎麼重視這個孩子；一定要找一個能夠活得久一點的孩子，才能夠承擔得下來。父母親的心情一定是這個樣子。

「夫短壽者不為沙門婆羅門等男女大小之所敬念」，一個短命的人，別人都不會敬重他。「若使如來同諸行者，亦復不為一切世間人天眾生之所奉敬。」要是佛陀也這麼短命，眾生就不會敬重佛世尊了。「如來所說不變、不異、真實之法亦無受者。」這樣佛陀所講的不變、不異、真實的無為法，也就沒有人要接受了。

佛教講有為法和無為法，如果佛陀也是有為法，他就有生、住、異、滅，這樣子的話，人家就會說：「我們大家都知道生、住、異、滅，如果

你只會講生、住、異、滅，到最後也是生、住、異、滅，那我理你幹什麼？」你要知道佛陀可尊可貴的地方在這裡，他告訴你有不生、不住、不異、不滅的無為法。

《金剛經》講：「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意思是說，一切出世間的賢聖都是因為證得了無為法，所以才跟凡夫有差別。如果佛教沒有辦法證得無為法，人家就會想：「講有為法沒什麼稀罕，你要告訴我什麼是無為法，教我怎麼證得無為法，這樣子我才要來跟你學，要不然的話，我才懶得找你呢！」大家都喜歡永恆，所以古埃及的法老王會把自己的色身做成木乃伊，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永恆不朽。很多人明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卻還是想辦法透過某一種方式，把無常的五蘊「我」保留下來，這個叫妄想。但是佛教講的無為法是真的，真的不會消滅，這才有意思啊！

「一切賢聖」是指三乘見道位以上的修行人。三乘是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也就是小乘、中乘跟大乘。乘這個字是交通工具的意思，《法華經》用羊車來做比喻小乘，鹿車比喻中乘，牛車比喻大乘。如果以現代來講，應該用和諧號火車來比喻大乘，表示它很快，載的人又多。三乘見道者，都能夠認識到、能夠證明到有一個不生不滅的無為法的存在。這樣有沒有聽懂？

如果你學佛法，學了老半天，只學到有為法，這就是佛法的末流。現在是末法時代，末法時代的主流教法是末法佛教。末法佛教的特徵就是主張一切都是無常法，沒有常住法。這種主張有很嚴重的過失，跟《大般涅槃經》不符合。不要說《大般涅槃經》，連《阿含經》也不符合，《阿含經》明明講，有為法生、住、異、滅，無為法不生、不住、不異、不滅，它就是這麼定義的。末法佛教主張沒有常住法，明顯違反經教，既然違反經教，一定沒辦法證果。

請大家先思維這個道理，你如果確認我講得有道理，以後人家再跟你講「佛教就是緣起緣滅，沒有常住法」，你就問他：「什麼叫做無為法？什麼叫做涅槃？」他如果不會，你就跟他講：「佛法有有為法和無為法，無為法的重要性超過有為法，你只會有有為法，連半桶水的程度都沒有，不要出來跟別人講佛法，免得誤導別人。」現在很多大居士、大法師講的佛法，都是這種半桶水的佛法，你不用被他們的名聲和地位給唬了，應該像純陀這樣：「講得沒道理，我就不聽，你的身份地位再高都沒有用。」

佛教就是這樣子，它是注重智慧的宗教。如果講權威，還有哪個人的權威能超過本師釋迦牟尼佛？本師釋迦牟尼佛尚且要講道理，底下的法師、居士，誰能不講道理？我們一定要有理智，不要崇拜權威。要是你把自己的理性拋開了，人家怎麼說你就怎麼接受，說不定就被神棍詐財騙色，或者被邪教騙去自殺或者造反。有的人認定某人是「大善知識」，是活佛，是「大菩薩轉世」：「他講的我們統統都要接受。」佛陀有這麼教你嗎？彌勒菩薩告訴我們：「不要因為這個人是佛、是大菩薩，他講的你就全盤接受。」這個方法原則非常重要，從頭到尾都不要丟開它。《大般涅槃經》也是這樣教我們的。「是故文殊！不應說言『如來同於一切諸行』。」所以，文殊師利！你不應該說「如來和一切的有為法沒有差異」，這麼講過失太嚴重了。

下面這段講一個孤苦無依的女人，生了一個孩子，可能沒繳房租，被人家趕出去，路上碰到強風暴雨，一大堆毒蟲都來咬她，最後淹死在恒河裡面。很慘的事件！這個女人愛護她的孩子，即使在最後關頭，還把孩子的生命當成比自己還要寶貴，因為這個功德的緣故，這個女人死後生到梵天。梵天是色界天，沒有財、色、名、食、睡等欲界貪愛，是一個很清淨的地方。「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欲護正法，勿說『如來同於諸行、不同諸行』。」他教文殊師利菩薩，如果有人想護持佛陀的正法，不要講「佛陀跟有為法一模一樣」，也不要講「佛陀跟有為法不一樣」。這是什麼意思？不能說一樣，也不能說不一樣。這個道理，佛經稱之為「非一非異」，非一就是「不是同一個」，非異就是「也不是不一樣」。非一非異是八不中道裡面的其中兩個。

課中問答

這裡先暫停一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 問：有為法和無為法的關係是怎樣？只研究無為法行不行？

有為法必須依止在無為法上面，才能夠運轉。有為法和無為法是同時存在的，不是先有哪個。沒有辦法只研究無為法，人一定是活在有為的世間，要透過有為法才能夠認識到無為法。《華嚴經》說：「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如來其實就是第八識。第八識能藏種子的心體是無為法，永不變易；所藏的種子則是有為法，念念變遷。所以不能講「如

來同於諸行」，也不能講「如來不同於諸行」，應該說如來是有為法和無為法的和合，二者無法分割，非一非異。

你要是不知道這些背景知識，就會覺得純陀的話不合邏輯。這麼一解釋，你就知道，這是大有道理的。就像電腦的硬盤，硬盤的外殼不能變動，裡面的資料必須不斷變更。不能講「硬盤全部都是不能變動的」，也不能講「硬盤全部都是變遷的」。有的人看不懂佛經，就發明一種奇怪的言論：「凡是符合邏輯的就不是佛法。」(大眾笑。)這種說法很奇怪，等於是說：「佛教是自己在建築象牙塔，只有佛教徒承認，沒有辦法得到世間智者的認同。」其實，佛法有勝義諦和世俗諦的差別。世俗諦的佛法完全符合邏輯和事實，一切的世間智者都會承認世俗諦的道理——這才是佛法勝妙的地方。

🔔 問：既然非一非異，那是不是說修有為法就有可能證得佛果呢？

那當然啊！有為法才能修行，無為法，你動不了它。

🔔 問：可是為什麼《金剛經》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呢？眾生和聖賢的無為法應該是平等的啊！

你說得沒錯，每一個人的無為法都一模一樣，沒有高下之分。所以，這句話真正的意思，是聖賢實證了無為法的存在，所以跟凡夫有所差別。

🔔 問：有一種方便法門可以實證無為法，是不是所有的方便法門都是同一種究竟法門？

我們現在先不要去做這麼寬廣的結論，這樣對我們沒有什麼好處。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我們實證到哪裡，才去描述那個部分，很抽象很廣大的結論，很容易落入非量。我一再強調，所有的戒律裡面最重要的一條是：沒有充分的證據不要輕易下結論。有的人問我：「學佛是不是一定要出家？」佛陀沒有叫你一定要出家。也有人問我：「學佛是不是一定要吃素？」佛陀早年也沒有叫你一定要吃素。還有人問：「學佛是不是蚊子、跳蚤、蒼蠅統統都不能打死了？」這也不是。智慧法門有一個特點，絕對不能做的事情很少，這部經會說到，某些狀況出現的時候，甚至可以不守五戒。真正會障礙你證初果的，是五逆重罪（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和毀謗三寶之類的重罪。前面五條一般人

幾乎不會去犯，但是毀謗三寶，佛弟子常常犯。你去看網路，每天都會有人毀謗三寶。毀謗三寶是地獄的果報。佛陀曾經講過，他過去世曾經因為毀謗聖賢，下地獄七十個大劫。世界成住壞空一次叫做一個大劫，一個大劫是幾百億年啊！學佛學到下地獄七十個大劫，是怎麼來的？從毀謗聖賢來的。你不要以為聖賢就是出家人喔！聖賢是指初果向以上的修行人。他可能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居士，你看不出來，罵他「邪魔外道」，以後就是地獄的果報。

有的人以為，末法時代沒有人可以證果，這個是錯誤的觀念。其實佛經是以人間不再有證果的人，才說是佛法的滅盡。所以，即使是末法時代，仍然有人證果。你跟證果的人學法，最多兩三個月左右就可以判斷人家講的佛法是不是正確的，這是斷疑見的功德，就算不能判斷得很準確，至少是八九不離十，那也是初果向的證量。跟對老師、看對的書，佛法知見會成長得很快，希望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並不是末法時代沒有辦法證果，而是末法佛教沒有辦法讓人證果。自稱佛教（包括在家與出家）但是卻主張「佛教都是無常法，只要主張常住法都是外道見」的表相佛教，就是末法佛教。因為末法佛教不承認常住法，所以一定會毀謗正法。一旦毀謗正法，就準備要下無間地獄，當然沒有辦法證果。地獄有很多種，無間地獄是最痛苦的那一種，痛苦沒有間斷，所以叫無間地獄。你學佛是爲了要去無間地獄嗎？我相信你絕對不要。所以，我跟大家講「沒有充分的證據不要輕易地下結論」，這個戒律可以让你避開毀謗三寶的惡業。

一般來講，你犯五戒，甚至你是幹屠宰業的，你來修正法都不會構成絕對的障礙，因為你在殺生的時候，會覺得這麼做不好：「我不希望一直幹這一行，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是不好的事情。」你只要不要一直做下去就好了。所以佛經講，真正會障礙你證初果的，是五逆重罪和毀謗三寶這類的惡業。還有一種極重的罪，但是你不容易犯，叫做虧損如來。虧損如來是把佛教的密意明明白白地講出去，這是最嚴重的惡業。

🔔 問：把佛法的密意告訴大家，為什麼是虧損如來？

因為大家會不相信，不相信就會毀謗，很多人毀謗佛法就會滅亡。（續問：如果講出來他聽不懂呢？）你講了，別人聽不懂，就不會構成最嚴重的後果，但是仍然是很重大的惡業。《金剛經》說：「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這表示有些道理佛陀並沒有全部講出來。現在我們看《金剛經》，讀下來好像都沒有什麼問題，都覺得《金剛經》是很有智慧的經典，很難想像為什麼有人會產生驚疑。其實真正的《金剛經》不是顯示在語言文字的那個樣子。也就是說，它在語言文字下面隱藏了一些道理，一般人看不出來。你想想看，須菩提是什麼人物啊！他聽到痛苦流涕，這表示什麼？《金剛經》顯然隱藏一些東西，如果明明白白用語言文字講出來，很多人會受不了。禪宗講「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還有「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就是用父母所生的這個嘴巴，我不敢把這個道理明白地告訴你。禪宗祖師這麼說，可見他們開悟的內容，不能用語言文字宣說。《法華經》說，「諸佛世尊之所守護，從昔已來未曾顯說」，也是同樣的意思。

你現在不可能洩露密意，但是你必須知道有這一條戒律，所有的惡業不能超過這一條，甚至毀謗正法的惡業也不超過這一條。你毀謗正法，人家不一定會跟著你罵，但是如果有人把這個（密意）講出來，會大家一起罵。我曾經做一個譬喻：「我告訴你喔！有一個東西很寶貴，你離開這個東西，沒幾分鐘就會死。」你說：「到底是什麼東西這麼寶貴啊？」「就是空氣嘛！」你一定會生氣，覺得我在開你玩笑，就會罵我。其實，我這樣講沒錯，空氣是很寶貴啊！但是到處都是空氣，你就會覺得：「你跟我講這很寶貴，這個是不值錢的東西嘛！」能生萬法的第八識，它不需要修，每個眾生都有，既然是這樣，那表示什麼？這個東西是大家經常輕賤的東西，你不覺得它有什麼了不起。因為這個東西不需要修行，本來就有，而且是每一個眾生都有，連一隻小螞蟻都有，既然這樣，大家會重視它嗎？到處都有，它就不值錢啦！這個事情嚴重到這種地步，所以請大家記住，這個是最嚴重的事情，你一旦講出來的話，會造成佛教的滅亡，沒有一條罪會超過這一條。洩漏密意、虧損如來是所有的罪當中最重的，因為它會讓很多眾生毀謗正法，斷掉善根，下無間地獄。有的人去學大乘法，兩三個人講好了：「第八識那麼難，破解第八識就是大乘見道者，就是禪宗的開悟，那非常不得了！我們誰先參出來，誰就跟對方講。」做這種約定，正是虧損如來，你千萬不要這麼做。而且我會告訴你，等到你破參明心，知道什麼是第八識的話，你連自己的兒子、

配偶、父母，都不會跟他們講，因為你知道：「我這樣辛苦參出來，才承擔得下來，一般人會說『這個根本不值錢』。我一講出來，人家不相信，一旦開罵，會變成一闍提人。所以我跟你越好，就越不能告訴你，除非我想要害你變成一闍提人。」一個菩薩不會有這種動機啦！要是誰有這種動機，就沒有資格做一個菩薩。

我還要跟你講，如果一個人不想學，你拼命跟他講，結果他講：「我不喜歡《大般涅槃經》，這根本就是亂講的。」人家只要這麼一講，就變成毀謗經典，將來一定下三惡道，他下三惡道是你害的，以後教育他的責任就落在你身上。《法華經》裡面，世尊把他過去世不怎麼高明的往事告訴我們，我們不要重蹈覆轍。世尊過去世是常不輕菩薩，他一碰到人就說「你將來一定會成佛，我不敢輕視你。」人家罵他「你跟我講這幹什麼！你這個瘋子」，罵他的人都下了三惡道，這些人後來統統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你要是沒有善巧方便，害人家下三惡道，將來他們回到人間，前面五百世諸根不具、盲聾瘡癩，說不定就會做你的兒子、女兒，讓你照顧他一輩子。你願意擔這種責任嗎？以前我學校的老師講：「佛教是開店不做直銷。」直銷就是到馬路上拉人來聽，佛教不幹這種事，因為你不知道這個人有沒有聽聞佛法的因緣。像禮拜天早上，大家比較不會起早來，你爲了聽這個法還得起早，才能來這邊聽法，這就是真正想學佛法的人。要是下午講《大般涅槃經》，有的人閒逛、閒逛就跑進來了，如果他聽了不高興，一罵下去的話，以後我也有責任啊！所以方便善巧是很重要的，說法一定要觀察人家的根器，不要逢人就說。

八不中道

「唯當自責：『我今愚癡，未有慧眼，如來正法不可思議。』」你應該自己責備自己：「我是因爲愚癡，沒有慧眼，所以不瞭解如來正法的不可思議。」「是故不應宣說『如來定是有爲、定是無爲』。」如來就是第八識，它是有爲法跟無爲法的和合運作，所以你講「它是有爲法」不對，你講「它是無爲法」也不對。你講「第八識是有爲法跟無爲法的和合，非一非異」就對了，講「第八識不斷不常」也可以。不斷，是說它心體的部分不會斷滅。不常，是說它含藏的種子念念變遷，就像硬盤的資料一直不斷地改變。

現在很流行中觀，中觀一定講八不中道：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來、不去。八不中道，我已經講了六個。不生不滅，是講第八識心體不生不滅，它是無為法。不斷不常是講第八識是有為法跟無為法的和合運作。不一不異，是講第八識跟它所出生的三界萬法，既不是同一也沒有差異。八不中道你已經懂得六個，你出去外面跟人家談論中觀，人家都不是你的對手，你就會知道正法的可貴，它可以讓你一下子就抓住佛法的核心，學幾個月就勝過人家幾十年。

（有人問：第八識的無為法就相當於一個公式，那一個公式還有應用，可以這樣說吧？）不是啦！這樣講不是很合，我寧可說它像硬盤，因為那種譬喻比較貼切。你講公式的話，人家不知道公式是什麼。無為法並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很確實的存在。能藏的心體，能夠記載的資料量龐大到你無法想像，過去無量劫的業行全部可以收藏，還有你跟無量眾生的善惡因緣，它也全部記載沒有遺漏。有哪個電腦可以做到這種地步？根本就沒有啊！它是很驚人的東西。但是，你不要去猜它是什麼（在沒有充分證據之前，不要下結論），這樣才參究得出來。

「若正見者，應說『如來定是無為』。」他前面說「不應宣說，如來定是有為、定是無為」，結果現在講說「若正見者，應說『如來定是無為』」，你不覺得前後矛盾嗎？「何以故？能為眾生善法故，生憐愍故。」他自己講這個道理了。你知道有為法跟無為法，其實有其他的看法，我們現在雖然講三界萬法是有為法，但是你不要忘了，三界萬法跟第八識是非一非異的關係。如果把重點放在「非異」，就是《心經》講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空指第八識）。《阿含經》講五蘊跟「我」（第八識）非一非異，但《心經》卻更進一步，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為什麼呢？

像硬盤的資料輸出到屏幕上來，你可以說它是圖像、文字，但是你也還是可以說它是資料吧！還是可以，對不對？如果以資料這一點來講，是不是從來沒有變動過？就好像你看到的波浪，其實仍然是水，水有不同的形狀，起起伏伏變成波浪，一個波浪起來，一個波浪又不見了，這是生住異滅的有為法。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沒有啊！我沒有看到生住異滅，我就只看到水，本來是水，現在還是水，一直都是水。」現在講「如來定是無為」也是同樣的道理，第八識顯現在世間的一切現象，其實都是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全部都是種子，以這個觀點來看，不就是沒有生住異滅的無為法嗎？這樣也有道理，對不對？所以你看它

好像前後矛盾，其實不矛盾，你要用智慧去觀察，它整個都符合佛法的體系。

「能為眾生善法故，生憐湣故。」如來一定是無為法，跟有為法不一樣，這樣大家聽起來才會覺得崇高、偉大，這樣子你才是憐憫眾生。

下面這裡說，講「如來同無為」，可以究竟成佛，就像那個護念孩子的女人可以出生到梵天一樣。為什麼呢？《心經》講「諸法空相」，空是第八識，「諸法空相」，意思就是，諸法都是第八識所顯現出來的功能差別。你要是知道「諸法空相」的道理，諸法就成了「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無為法。現在講「如來同於無為」也是同樣的道理，你把佛陀所顯示出來的五蘊，全都當成第八識所顯現出來的功能差別。這樣的話，你就是個有智慧的人，懂得般若波羅蜜，有獨到的看法。說「如來同於無為」，是符合般若波羅蜜的，《心經》講「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這種智慧是可以讓你究竟成佛的。所以說，你講「如來同於無為」，眾生可以究竟成佛，這樣你的護法功德就會非常地大。反過來說，你要是一直告訴人家，如來也跟有為法一樣都會消滅，這樣講就不善巧。如果寧可要選擇一個比較好的說法，你要告訴人家「如來同於無為」。「善男子！如是之人雖不求解脫，解脫自至，如彼貧女不求梵天，梵天自至。」如果說你現在懂得這個道理，出去也是跟別人這麼宣說的話，解脫會來找你，而不是你去求解脫。

下面的經文講，有一個人住旅館，突然間發生了火災，那時候他覺得沒穿衣服給人家看到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所以在臨死之前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因為有慚愧心的關係，這個人死掉以後生到了忉利天，八十世以後，做一回大梵王，又百千世以後，又做一回轉輪聖王。從那時起，這個人沒有下過三惡道，一直都生在很好的地方。這個功德的確很大。其實慚愧心是一種習慣，他一向都有慚愧心，所以還會有其他的德行，因為這個關係他會經常生在人天當中。

「以是緣故，文殊師利！若善男子有慚愧者，不應觀佛同於諸行。」諸行的行，是有為法。因為這個緣故，文殊師利！如果一個人有慚愧心的話，不應該把佛看成有為法。現在這些主張「佛教都是講有為法」的人，已經被純陀一起罵進去了。純陀的話好像很重，其實還不算什麼，因為錯說佛法是地獄的果報。

「文殊師利！外道邪見可說『如來同於有為』，你看這話罵得多嚴重，講「如來同於有為」就是外道邪見。「持戒比丘不應如是於如來所生有為想」，如果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持戒的修行人，你不要以為「如來同於有為」，這種想法有很大的過失，你應該想「如來同於無為」——這麼想跟《心經》的「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完全吻合。

「若言『如來是有為』者，即是妄語」，如果有人講「如來同於有為」，就是亂講話。「當知是人死入地獄，如人自處於己舍宅」，這樣的人等於是把地獄當成自己的家，死後一定往地獄去。這是很嚴重的，請大家自己看經文，不是我編造出來的啊！

「文殊師利！如來真實是無為法，不應復言是有為也。汝從今日，於生死中，應捨無智，求於正智，當知『如來即是無為』。」文殊師利菩薩！你要搞清楚啊！以究竟了義的道理來講，如來是無為法，你千萬不要再說「如來是有為法。你從今天開始，不要老是注意那些有生有死的法，應該捨掉無智，追求正智，要知道「如來是無為法」。

你看純陀這個人，文殊師利講錯一句話，純陀就辯到底，不跟他客氣的。我們應該學習純陀的榜樣，貫徹依法不依人的原則，有道理就儘管拿出來講，不用怕人家是一個權威的人，這樣才對。

「若能如是觀如來者，具足當得三十二相，速疾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夠觀如來是無為法，等於是在觀「諸法空相」，你可以在一切有為法當中，觀察它們的無為相。這是般若波羅蜜，可以讓你很快成就智慧跟解脫功德，最後一定會究竟成佛。這個是最高明的佛法，能夠速疾讓你成就究竟佛，遠遠勝過數息法、白骨觀、稱名念佛、觀想念佛等等的法門，一些奇奇怪怪的外道法門，更不用跟這個比。

這個時候文殊師利就稱讚純陀：

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已作長壽因緣，能知如來是常住法、不變異法、無為之法。汝今如是善覆如來有為之相，如彼火人為慚愧故，以衣覆身，以是善心生忉利天，復為梵王、轉輪聖王，不至惡趣，常受安樂。汝亦如是，善覆如來有為相故，於未來世必定當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八不共法、無量壽命，不在生死，

常受安樂，不久得成應正遍知。純陀！如來次後自當廣說，我之與汝俱，亦當覆如來有為。

覆，是遮蓋的意思。如果以世俗諦去觀察的話，你會看到如來的有為相，但是如果你懂得實相般若，你可以觀察到「原來有為法全部都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現起的功能差別」。你懂得這個關鍵知見，這段經文才看得懂。如果你還不是很明白，請你參考[《心經所說的解脫與成佛的方法》](#)。

學佛還是要吃飯

「有為、無為且共置之，汝可隨時速施飯食。」我們不要一直討論有為法和無為法的差別。你剛才不是準備了一大堆食物來供養佛和聖賢僧嗎？你現在趕快拿出來。不要一直講話，好像都不用吃飯一樣，佛法不是這樣子。

文殊菩薩請純陀趕快供養佛和聖賢僧，這麼做的時候，還是一樣可以住在無為法裡面啊！因為供養的時候，離不開行蘊，行蘊也是空，「行不異空，空不異行，行即是空，空即是行」。日常生活，一定都離不開五蘊，既然離不開五蘊，你就可以住在「諸法空相」當中，這樣你還有什麼時候不是在修行？只要你懂得正確的佛法，隨時隨地都可以修。但是正確的佛法知見要靠善知識教授，除非你的慧非常好，可以自己看懂經典。

修智慧法門，只要有時候去聽善知識說法，或者看他的書就行了，除此之外，不用特別挪出時間來修行。有的人以為「我家裡一定要有個壇城，擺佛像來供養和禮拜」，或者說「我一天一定要打坐兩個小時」，或者說「我規定一天一定要持咒幾遍，念佛多少次、幾個小時」。修智慧法門是最勝妙的法門，不用這樣子，因為你只要有正知見，不管你在做什麼（吃飯、穿衣、屙屎、送尿、走路等等，但不包括睡覺），都可以安住在勝義諦裡面，也可以做世俗諦觀行，不用挪出時間專門修行，這就是它殊勝的地方。

「如是施者，諸施中最。」大家都在餓肚子，你拿出飯菜給人家吃，這個是很及時的布施，在所有的布施當中，這個就是最好的。如果人家

不餓，你老是拿東西給人家吃，人家吃了以後，變成營養過剩，到時候各種疾病就來了。所以你不是在人家需要的時候布施，這個福德就差了。

「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比丘是男性的出家人，比丘尼是女性的出家人，優婆塞是男性的居士，優婆夷是女性的居士，這四種人是佛教所謂的四眾。在家、出家，男的、女的，這樣總共有四種人。

「遠行疲極，所須之物，應當清淨，隨時給與，如是速施，即是具足檀波羅蜜根本種子」，這是說佛弟子到遠方，他們在外地有匱乏，你看到人家有需要，趕快拿清淨的東西供給人，這樣很及時的布施，就會具足檀波羅蜜的根本種子。你不要拿臭掉、爛掉的東西給人家吃，那樣不行。我講過，你如果以為「只有最後供養才是最殊勝的」，這樣你就要去跟人家搶最後供養，這種機會很渺茫。你還不如把所有的眾生都當成佛，碰到人家有急需的時候，盡力幫他的忙，這樣很容易圓滿布施波羅蜜。在芸芸眾生當中，有過去佛藏身在裡面，你運氣好的話，就會供養到過去佛。

我在〈[勸發普賢行願](#)〉裡面講，普賢行願的廣修供養，對象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包括未來佛。所有的眾生統統都是佛，你只要不著相，心住於平等，供養眾生就是供養佛。在他需要的時候幫助他，就是最後供養。《大般涅槃經》這裡就是經教依據。你用這種方式去修布施，很快就能成就。要是你心不平等，一定要現在佛才要供養，這一個大劫你最多只能供養一千尊佛。如果你把眾生都當成佛來供養，你這一生就可以供養很多佛，很快就能具足檀波羅蜜。所以這裡講，這樣是「具足檀波羅蜜根本種子」。我們不要取佛相、眾生相，這麼修供養，成就才會快。

如來身者，即是法身

「純陀！若有最後施佛及僧，若多、若少、若足、不足，宜速及時，如來正爾，當般涅槃。」你不再供養的話，佛陀就涅槃去了，你這個最後供養就無法成就了。文殊師利菩薩這麼講是很有道理的，但是這個純陀還是要找一個理由跟他反駁一下：「文殊師利！汝今何故貪為此食，而言『多少、足與不足』，令我時施。文殊師利！如來昔日苦行六年尚自支持，況於今日須臾間耶？」文殊師利！你今天為什麼要貪著在食物上面，如來曾經修苦行，每天都吃很少的東西，六年都撐得過去了，現在只是一頓飯的時間，你不要小看佛陀的能耐。這個其實都是在演戲，目的是

彰顯佛世尊的功德，以及「依法不依人」的態度。一般的狀況，如果有人像文殊師利菩薩那樣說，我們不要去跟人家抬槓，因為人家這麼講符合世間的道理。

純陀又說：「文殊師利！汝今實謂如來正覺受斯食耶？」你以為如來真的需要吃飯嗎？「然我定知如來身者，即是法身，非為食身。」我可不像你這樣子，我知道得很清楚，真正的如來是法身，法身是不用吃飯的。你懂不懂這個道理，文殊師利！（大眾笑。）

你說這個純陀是一般人嗎？如果說他的福德智慧不足，在那種場合會嚇得不敢講話，哪還敢跟文殊師利菩薩這樣挑戰。從他的福德跟智慧可以判斷，純陀的證量不會少於等覺菩薩。

這個時候，世尊告訴文殊師利菩薩：「如是！如是！如純陀言。善哉！純陀！汝已成就微妙大智，善入甚深大乘經典。」佛陀也肯定純陀，表示純陀不是亂講的，不然的話早被護法神一棍子打出去了。如來的法身確實是不用吃飯的，這是家裡人（大乘見道位以上的菩薩）才知道這個道理啊！

文殊師利菩薩告訴純陀：「汝謂如來是無為者，如來之身即是長壽，若作是知，佛所悅可。」你這樣講不錯，作這種知見的話，佛陀會很歡喜地印可你。這個時候純陀還不領情呢！他說：「如來非獨悅可於我，亦復悅可一切眾生。」如果只悅可我一個人的話，他就是取相分別，佛陀其實是悅可一切眾生的。

所以，你千萬不要因為自己曾經做了不好的事情，就以為自己有多麼地污穢、骯髒，不敢面對佛菩薩。這是佛教很不一樣的地方，在佛陀的眼中我們都是跟他平等的。大乘見道位以上的修行人也是一樣，他們能夠安住於平等心，不會因為你曾經毀犯戒律就輕視你。

文殊師利也肯定他的話：「如來於汝，及以於我，一切眾生，皆悉悅可。」但是純陀又挑毛病了：「汝不應言『如來悅可』。」你不應該講如來很歡喜的印可我們。「夫悅可者，則是倒想。」要知道，很歡喜地印可，這個已經是顛倒想了。「若有倒想，則是生死。有生死者，即有為法。」為什麼他要這麼講？如果可以在五蘊上面看到空相，大家統統是無為、平等相，那還悅可個什麼？根本不用悅可嘛！在佛陀的眼中，所有的眾生都具有如來的清淨德相，第八識能藏的心體（如來藏）本來都是不生

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既然這樣還悅可什麼？不用悅可了。「是故文殊！勿謂如來是有為也。」你如果看到某一種現象就高興起來，那這樣就變成是有為法了。「若言『如來是有為』者，我與仁者俱行顛倒。」如果講「如來是有為法」，我們兩個都是顛倒見。「文殊師利！如來無有愛念之想。」前面講如來等視一切眾生如羅睺羅，是就如來的應化身而言；這裡講如來無有愛念之想，這是就法身去說的。只要有顯示出法相，就是有為法，所以應化身會去護念眾生。法身是無為法，不會愛念眾生。這樣講你就清楚了。

接下來說，一般眾生愛念子女，是有執著性的，就像母牛因為貪念小牛，常常自己沒吃飽就趕快回去看護小牛。諸佛世尊愛護眾生，是從平等性發起的，沒有執著性。這兩種愛念不能相提並論，就好像一隻驢車跑得像國王最好的馬車一樣快，那是不可能的啊！「我與仁者亦復如是，欲盡如來微密深奧亦無是處。」我跟你也是一樣，不可能完全懂得佛世尊的慈悲。這個地方是他們謙虛的話啦！文殊師利是過去佛，這個純陀真實的身份也很可疑，可能也是過去佛，這個是在表演給我們看，突顯佛世尊的功德。

「文殊師利！如金翅鳥飛昇虛空無量由旬，下觀大海，悉見水性魚鼈龜龍之屬，及見己影，如於明鏡見諸色像。」金翅鳥有點像我們中國傳說中的大鵬，它拍一下翅膀就可以飛非常高，非常遠。一由旬差不多四十公里，無量由旬等於是外太空。它在外太空可以看到大海中的水族，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就好像在很乾淨的鏡子上看到很多種清淨的色像。「凡夫少智，不能籌量如是所見，我與仁者亦復如是，不能籌量如來智慧。」他用這個大鵬金翅鳥來比喻，這個金翅鳥飛到空中可以看到這麼多的東西，那如來已經修到究竟覺，所以如來觀察一切的法相所得到的智慧，不是沒有成佛的人所能想像的，即使是等覺菩薩也不能，除非是過去佛。

爲了利益眾生，不能讓眾生看到有那麼多佛，所以這些已經成佛的人統統都要把自己退回等覺菩薩，甚至退回去示現成眾生的形狀、情貌，處在這個佛國土當中。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的佛菩薩應該不會少於極樂世界和其他的佛國，因爲我們這裡示現出來的是很痛苦的世界，所以需要更多的佛菩薩。要是你的父母、親朋好友裡面有過去佛，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爲你今天來學大乘了義法《大般涅槃經》，過去世一定有稀有難得的因緣，早已是諸佛菩薩所護念的人，大家不要小看這個事情。

看你懂不懂

文殊師利菩薩告訴純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我於此事非為不達，直欲試汝諸菩薩事。」注意這句話，文殊師利菩薩是故意講錯的，或者故意用聲聞法來講，看看你到底會不會。如果他不這麼講的話，這個純陀就不會來跟他辯論了，如果他不辯論的話，我們今天就看不到文殊師利菩薩跟純陀這麼精彩的對話。

同樣的道理，你看到網路上面，或者在現實生活當中，如果看到有人講「佛法統統都是無常法」，你看了不要生氣，說不定他是過去佛示現成凡夫、一闍提（斷善根人）的樣子，來跟你唱反調，想要試試看你懂不懂得佛法。我們看待一切眾生，要把他們都看成佛。但是他如果示現成一闍提或者破法者的樣子，你也不用跟他客氣，儘管如理如法地破斥他；只是在心態上，你要知道「一切眾生都是佛」，即使他是在謗法，你也不要因為這樣子就看輕他，以為：「他是個非常低賤的人，我再怎麼對付他，甚至踹死他都沒關係。」你不要有這種心態。如果你會著相取分別，就不是在修大乘法。

修大乘法的人要時時記得這句話：「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這樣觀察有情，才是心行平等。觀察無情，你隨時要記得「諸法空相」。反正，一切的有為法都是第八識清淨的顯示，全體都是一真法界。你如果能夠這麼修，就能夠除掉你的慢心，除掉慢心以後，才能夠把一切的煩惱統統都斷除。慢有七種，只要有慢，一定沒有辦法證阿羅漢，沒有辦法圓滿解脫道。你以為自己是「菩薩」是慢，把別人當成是「一闍提、邪魔、外道」是取相分別。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這個地方很重要，修行人不能著在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上面，不取相分別而修一切善法，才能夠成就無上的功德。

這個時候，世尊從臉上放光，照在文殊師利菩薩身上。文殊師利菩薩知道這是世尊即將入涅槃，再度勸告純陀應該及時獻上最後供養。佛陀也對純陀說：「如來就要入涅槃了，你應該供養佛和大眾。」

純陀為了要彰顯如來的功德，必須講那些話。但文殊師利講的都是符合道理的，總不能說到最後大家統統都沒吃，大家統統都餓肚子，佛陀就這樣子餓著肚子去涅槃了。你說這樣子像話嗎？如果你學佛學到這種地步，也不對勁嘛！儘管去吃飯，吃飯也是佛法啊！應該是這樣講才

對。所以，文殊師利勸完了之後，佛陀還要跟他再交待一下，免得純陀再羅哩八嗦，戲就演不下去了。(大眾笑。) 佛陀也跟他講：「時間也快到了，你現在趕快拿出來供養大眾吧！」

請佛住世

純陀聽到這個話，他還是要表演一下，還是要表演痛哭流涕，請大家一起跪下來，五體投地，勸請佛陀住世，不要涅槃。純陀知道如來示現涅槃，他還是要示現勸請，這樣演戲才會演得像。不然的話，不懂佛法的人看了會說：「佛陀要入滅了，你們都無動於衷，真的是很糟糕喔！」人家就會批評了。禪宗六祖惠能要去世的時候，很多弟子痛哭流涕，有一個弟子神會，卻好像沒事人一樣。六祖稱讚他：「神會不錯，我的弟子總算有這麼樣一個人。」但如果每一個都像他這樣的話，人家會說：「你們這些人都很沒感情哦！」所以還是要稍微表演一下，這還是離不開大乘法嘛！雖然痛哭流涕，實際上還是安住在勝義諦裡面，可以這樣子做啊！這是大乘法勝妙的地方。所以你不要以為學了佛法都會變得很冷漠、很冷淡，也不會這樣子。你還是可以很有趣，可以笑，也可以哭，統統都可以。不要以為「以後統統都要板著臉」，這樣修行就太可憐了。你要符合世間人正常的生活規範，人家怎麼做，你也怎麼做，不要讓人家說：「學佛學到後來統統都不用吃飯了，佛陀快要去世了，竟然都不請他吃飯。這是不孝啊！」人家就罵出來了。對父母親也這個樣子：「反正人都要死的，死了有什麼關係。」(大眾大笑。) 你這麼一講的話，人家聽了會受不了。既然你無執著、無掛礙，隨順世俗有什麼關係？我們還是要跟一般人過一樣的生活，不要做太超過的事情。學佛的人要通情達理，不能變成怪人，不然佛法會被毀謗。

所以這個時候世尊講話了。如果只是文殊師利跟他講，純陀一定還會跟他抬槓，這樣子，大家就要餓肚子了。最後供養，弄到大家沒得吃，這個就不對了。你必須隨順世俗諦，讓大家都吃，這是一定要的。

世尊告訴純陀：

莫大啼哭令心顛悴。當觀是身，猶如芭蕉、熱時之炎，水泡、幻化、乾闥婆城、壞器電光，亦如畫水、臨死之囚、熟果段肉，如織經盡，如碓上下。當觀諸行，猶雜毒食，有為之法，多諸過患。

你看這個地方是不是跟最初文殊師利菩薩講的一模一樣？這表示文殊師利的說法也沒過失。其實佛身有的部分是有為法，這個部分還是會壞滅的。佛陀教我們「五陰無常、苦、空、非我」，而佛陀在人間的應化身也是五蘊，既然是五蘊，佛陀就要示範無常給我們看。佛陀要是不死，人家會講：「你告訴我們『五蘊一定是無常、苦、空、非我』，為什麼你自己這個五蘊不是你講的那個樣子？」所以，他要示範給我們看，不能作怪，讓五蘊永遠不壞。這一段都在形容五蘊的危脆，你知道這樣就好，不用詳細解釋。

純陀又跟世尊說：「如來不欲久住於世，我當云何而不啼泣？苦哉！苦哉！世間空虛。唯願世尊憐愍我等及諸眾生，久住於世勿般涅槃。」這話有一個暗示：「你如果涅槃就等於是捨棄我們，你就是沒有慈悲心。」

世尊聽到這種話不得不回答：

汝今不應發如是言「憐愍我故，久住於世」，我以憐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欲入於涅槃。何以故？諸佛法爾，有為亦然。是故諸佛而說偈言：有為之法，其性無常，生已不住，寂滅為樂。

你不應該這麼講，你這樣講等於說佛陀沒有慈悲心，其實我是因為憐愍大眾的關係，所以才示現入涅槃。為什麼是這樣呢？你要知道，一切佛都要入涅槃，這樣才能顯示有為法的無常啊！所有的佛都說：「有為之法，其性無常，生已不住，寂滅為樂。」五蘊就是無常的有為法，沒有辦法久住，你要知道涅槃才是最好的。你要認明本來不壞的那個東西（第八識能藏心體），那個東西才是常、樂、我、淨，才是真正的樂。所以諸佛示現涅槃是爲了教化眾生，所以你不要講「入涅槃就是不憐愍眾生」，這麼講是有過失的。

純陀回答：「如是！如是！誠如尊教。雖知如來方便示現入於涅槃，而我不能不懷苦惱，覆自思惟復生慶悅。」其實純陀根本知道，佛陀是方便示現入於涅槃。「方便示現」就是演戲給大家看，所以純陀也要配合著表演，心裡面偷偷地高興，卻必須表現得很苦惱的樣子。

佛稱讚純陀：

善哉！善哉！能知如來示同眾生方便涅槃。純陀！汝今當聽如娑羅娑鳥，春陽之月皆共集彼阿耨達池。諸佛亦爾，皆至是處。純

陀！汝今不應思惟諸佛長壽短壽，一切諸法皆如幻相，如來在中以方便力，無所染著。何以故？諸佛法爾。

你思維諸佛的長壽、短壽就是取相分別，其實三界萬法（現象界）整個都是幻化，佛陀的應化身在人間幻化出來，以幻化的應化身度化幻化的眾生。佛陀的真身住於常寂光淨土，不是在幻化的有為世間，你去比較幻化身存在的時候有多長、多短，這個都沒有意義，都是在取相分別。

「純陀！我今受汝所獻供養，為欲令汝度於生死諸有流故。若諸人天於此最後供養我者，悉皆當得不動果報，常受安樂。」現在我接受你的最後供養，是爲了要讓你度脫生死和各種有為法的洪流，如果有人隨喜這個最後供養，也必定會證得第一義不動的果報，恆受涅槃的妙樂。

我前面講了，你只要隨喜最後供養，就會得到最後供養的功德，經教依據就在這裡。純陀是代表一切佛弟子供養本師釋迦牟尼佛，因爲事先沒有得到你的同意，所以對你暫時不發生效用；你知道他的用心之後，就趕快隨喜，這樣就可以得到他代表你供養佛陀的功德。這比一般的隨喜功德更殊勝，因爲獻供的純陀和受供的佛世尊，已經爲我們的隨喜做好準備了。

上次講過，你看到別人做好事統統都隨喜，人家在做的善法，你不要說：「這個功德這麼大，讓你做了，我不就沒有了嗎？」你有這種心態，去排擠人家，就是取相分別。被排擠的人有時候也取相分別：「你怎麼可以來跟我搶，我管你的，我就是要做。」像很多人認爲「塑造寺廟中間那一尊大佛，福德特別殊勝」，每次蓋一間廟，大家都想奉獻主尊的金身，這個時候就很麻煩了，到底是要給你還是給他，大家都在搶，怎麼辦？如果碰到這種情形，你不要去跟人家搶，沒有人供你才去供，大家都在搶，你就把機會讓給別人，自己隨喜就好了。菩薩可以做很多善法，幹嘛一定要去搶這種事情呢？你把一切的眾生都當成佛來供養不就好了嗎？幹嘛一定要去塑那個金身呢？真正懂得大乘法的人隨時都可以成就很大的善法，這是一般人不知道的，像你讀這個經，看到純陀做最後供養，你趕快隨喜，功德大得不得了。可是沒有智慧的人就會著相去搶福德。當然這些菩薩也是不得不這麼表演，不然大家會覺得佛法不值錢，沒什麼尊貴的。

「何以故？我是眾生良福田故，汝若復欲為諸眾生作福田者，速辦所施，不宜久停。」這個時候你要趕快拿供品出來，為所有的眾生種福田，不要再拖下去了。佛陀也這麼講，證明我的理解沒有錯，大家都隨喜，全都有功德。就算要搶，也是表演性質的，不要搶到頭破血流，或者很嫉妒搶到的人。有的道場會發生這種事，有布施供養的機會，他沒有搶到，就用不正當的手段讓人家做不下去，然後由他來做。你如果這麼做，就是雜染業，雖然不是純粹的惡業，還是不清淨。懂得正法的人不要去跟人家搶布施供養，除非是沒有人要做。

這個時候，純陀為了眾生能夠得到最後供養的福德，就含著眼淚去辦供養了。既然是最後供養，就要讓大家都吃飯，不然就不是最後供養。雖然，你也可以用法來供養佛，但是總比不上事理兼備的供養。為了讓眾生得到最後供養的福德，如果純陀不把供養拿出來，我們看了也會很難受：「佛陀答應你，讓你做最後供養，你卻讓佛陀餓著肚子去涅槃，這沒道理！」

「爾時純陀及其眷屬，愁憂啼泣，圍遶如來，燒香、散花，盡心敬奉。尋與文殊從座而去，供辦食具。」所以，純陀還是有作供養。這段經文是很重要的，裡面有很重要的佛法，在哪裡我不講，保留給大家自己去體會。

這個時候大地開始動搖，這是為了顯示佛陀的尊貴與其他眾生不同。在場的天龍八部，還有這些佛弟子，他們知道如來馬上就要入涅槃，大家身上的汗毛都豎起來，非常地痛苦，開始哭出來。這一段在形容佛弟子的痛苦，顯示佛陀的尊貴，請大家自己看。

有的佛弟子，為了請求佛陀住世，講得話有點過分：「國王生了孩子，把他們教得很好，等到長到差不多二十歲的時候，叫劊子手把他們的頭砍掉。」這等於是在譴責佛陀：「你現在把我們教到這種地步，我們沒有成佛，也不到文殊師利法王子的程度，你捨棄了我們，不就等於把我們教到一半，到最後把我們砍頭一樣嗎？所以我們希望您還是要住久一點，不入涅槃。」這麼講是有過失的，等於是在激佛陀：「你現捨棄我們，是不是沒有悲心啊？」這跟前面純陀的過失一樣，不用再解釋。佛弟子想要把佛陀留下來而講的話，不一定如法，我們知道大概的意思就好了。這個時候佛陀勸大家不要哭，這個我也不解釋，我們講最重要的法。

趕快問吧！

「若有疑念，今皆當問」，你們最後還有什麼疑問，就趕快問，這是最後的機會了。像我們現在，如果有疑問，已經沒有辦法當面請教佛陀，只能讀經典。問什麼呢？底下有很多正反兩面的詞放在一起，空跟不空是一對，常跟無常是一對，苦跟不苦是一對，後面也統統都是。有人會講：「佛法就是這樣子，離開了二元對立，住在中道，這個就是佛法。」你覺得這樣子講好嗎？也許還過得去啦！但是聽完了以後，深細的佛法你還是不知道，也不知道該怎麼修，對不對？這種籠統的佛法，沒辦法讓你得到利益。事實上，就世俗諦而言，這些都可以轉換成可以驗證的命題。可以驗證的命題，才能提升我們的知識，讓你得到智慧和解脫。

「若常、無常」，你要知道能藏的心體是常住法，種子是無常法，三界一切的有為法也統統都是無常法。在世俗諦上，可以一言一語的講出來，哪個法是常住法，哪個法是無常法。這要符合世間智者的認知，愚癡的人你不用管他。世間智者是有智慧的人，懂得物理學，知道物質一定是無常的，這叫世間智者。無知的人講：「沒有啊！所有的物質都可以恒常存在。」你可以不用理他。有的人以為「佛法的思維和修證有自己的一套體系」，這是不對的，我可以跟你講：「世俗諦中，一切的主張都要跟世間智者一樣。」世尊曾經講過：「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世間智者言無，我亦言無。」例如五陰無常是世間智者共同承認的。只有無為法是世間智者觀察不到的，但是觀察無為法的方法其實是世間智，所以世間智者才有辦法找到無為法而成爲出世間的聖賢。如果以為要用出世間智才能找到無為法，這就是方法次第上的顛倒，這種主張若是正確，就沒有人可以找到無為法了。

有的人以為「要打坐，坐到無思無慮，突然間宇宙有某一種很神秘的力量加持在你身上，你就會突然間得到智慧」，這是違反經教的。《阿含經》在討論五陰非我的時候，都是一問一答，問答完畢的時候，證得聲聞初果，並沒有打坐、修定的記載。禪師在施展機鋒的時候，學人也都是在有思有慮的狀態，並不是在打坐、修定當中。因為只有在有思有慮的狀態下，意識才能夠做如理的思維。若沒有觀行，只有單純的定境，意識是守在一個固定的地方，這是不可能見道的。

出世間智者所見的道，世間智者也會承認它。現代有一些學科學的人，也入了三乘見道位，他們見道以後，沒有人說佛法不科學。事實上，


學科學的人來學佛法，很容易相應，因為他們都很理性——什麼天王老子、佛、菩薩，他才不管，要是沒道理，他根本不用你；一定要符合道理，他們才會接受。這種人來學佛法會很快證果，因為他們的思辨能力好，不會盲從權威。

現在主張沒有常住法的人，有些是名重一時的出家人或者大居士，如果你能夠摒棄這些假名的權威，客觀地思維與觀察，你就會承認：既然有三世輪迴，很顯然有一個東西能夠存續下來嘛！如果沒有這個常住法的話，有情跟無情就沒有差別，經典講六道輪迴、因果報應也變成是滿紙荒唐言了。

世俗諦的觀行成就以後，你會知道三界諸法其實就是第八識流注種子所顯示出來的法相，這就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到最後是「無智亦無得」，這樣就由世俗諦轉入勝義諦。勝義諦離開一切的相、名、分別，整個都是一真法界。有某兩個東西相對立，才有常跟無常的問題啊！如果整個都是一真法界，沒有對立面，說「常」或「無常」，不是都沒意義嗎？

後面還有「若苦、不苦，若依、非依，若去、不去」等等，後面碰到的時候再講，我們先不去解釋它。你目前只要知道，這些都可以改寫成世俗諦上的命題。命題一定有對或者不對，對的命題稱之為「法」，不對的命題稱之為「非法」。你不要以為佛法就是什麼都不分別，如果不分別就不會生起智慧，智慧的生起一定是通過世俗諦的觀行而成就的，觀行就是分別，包括觀察與思維。只有勝義諦才是不分別，但是勝義諦的不分別是跟世俗諦的分別同時並存的。完成世俗諦的觀察，得到正確的智慧，才能夠轉入勝義諦，經常住於勝義諦的不分別，才能證得涅槃。

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大眾鼓掌。)

 佛典故事

佛為小牛授記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那邠遲阿藍精舍。爾時，佛遇風患，當須牛乳，時有婆羅門大富去城不遠；時，佛遣阿難言：「汝往到婆羅門家，從乞牛乳。」阿難受教而往。便至婆羅門家，婆羅門問阿難言：「來何所求？」阿難言：「如來向者少遇風患，故遣我乞牛乳耳。」婆羅門言：「牛在彼間，自轂取之。」阿難即往到牛群所。有一牝牛，性常弊惡，無人能近，阿難即自思惟：「我法不應自轂取牛乳。」

爾時，帝釋知阿難所念，即來化作婆羅門像，在牛邊立。阿難往倩言：「婆羅門！為我轂取牛乳。」語牛言：「如來遇小風患，汝與乳湏令如來服之。差者，汝得福無量不可稱計。如來者，是天上天下之大師也，當以慈心憂念一切蠕動之類，欲令度脫一切苦惱。」牛言：「此手捫摸我乳，一何快耶！前兩乳取去，置後兩乳用遺我子，我子朝來未有所食。」

爾時，犢子在邊立住，聞有佛名，即語母言：「持我乳分盡用與佛。佛者，天上天下之大師也，甚難得值！我自食草飲水足得活耳。何以故？我先身以來常飲乳食，今當生牛身亦復飲乳。世間愚癡者，甚多無量，我先世時，坐隨惡知識教，不信佛經，使我作牛、作馬經十六劫，而今乃得聞有佛名；持我所食分，盡用與佛滿器而去，令我後世智慧聰明得道如佛。」

阿難持乳還至佛所，佛問阿難：「彼牛母子有何言說？」阿難言：「大可怪也！牛先甚大弊惡不可得近，有一婆羅門為我轂乳，牛即調善，母子共說。」佛言：「此牛子母，先世時不信佛經故，墮牛、馬中，經十六劫，今乃得悟聞有佛名，便有慈心以乳施佛。彼牛母子，後世當為彌勒佛沙門弟子，得大羅漢。犢子死後，當為我懸繒幡蓋，散華燒香受持經戒。過二十劫後當作佛，名乳光如

來，度脫一切。」佛言：「牛以好善心意與佛乳故，度諸苦難，後得無量福報。以是因緣，佛不可不信，經不可不讀，道不可不學，普告天上天下皆悉令知。」

《佛說犢子經》卷 1：(CBETA, T17, no. 808, p. 754, a6-b14)

白話解釋

釋者：清心

阿難我親身見聞這麼一件事蹟：有一回，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那時，佛患了風寒，須用牛乳來療病，這時有位非常富有的婆羅門居士就住在離城不遠處。佛於是對阿難說：「你到婆羅門家化乞一些牛乳來。」阿難尊者受佛教示，於是前往婆羅門家。婆羅門問阿難：「你來，是需要些什麼？」阿難說：「如來先前稍微患了風寒，需要用牛乳來療養，所以派遣我來化乞一些牛乳。」婆羅門說：「牛就在那間牛棚，您自個兒去擠！」阿難前往牛群共住的牛棚。其中有一隻母牛性情很兇惡，沒人敢靠近，阿難心想：「我持受的戒律中，出家人不應擠牛乳，這樣有失威儀，恐被非議。」

這時，忉利天天主「帝釋天」知道阿難的心念，即刻前來化作婆羅門的樣貌，站在牛邊。阿難向他作揖商請道：「婆羅門！請您幫我擠牛乳好嗎？」於是婆羅門就跟母牛說：「如來患了小風寒，你施一些乳汁給如來服用，如果病好了，你所得的福報將無可限量不可秤量。如來是天上天下的大導師耶！祂都是以慈心憂念一切蠕動含靈的眾生們，要度脫一切眾生的憂苦煩惱。」母牛說：「你用手摸我的乳房，很快就可以擠出乳汁來！前面兩乳你盡量取，後面兩乳則留給我的小牛喝，我的小牛從早上到現在還沒飲用呢！」

這時，站在旁邊的小牛，聽到佛名就對牠的母親說：「連我的那一分全部去供養佛吧！佛陀是天上天下的大導師耶！非常難值難逢！我吃牧草和飲用清水就足以存活了。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我累生以來經常飲用乳食，所以今生當生牛身也是必須要來再飲牛乳，世間愚癡的人甚多甚多，無量無邊！我先世在惡知識座下追隨接受教化，不信佛

教的義理，使我作牛、作馬已經長達十六劫了，直到今天才得聞有佛正在世間弘法，就持我所食的那一分，全部供養佛。盛著滿滿的拿去供佛，讓我後世的聰明智慧得成道果，能如佛一般無二。」

阿難於是拿著牛乳回到佛所，佛問阿難：「那對牛母子有什麼言說？」阿難回稟：「真是奇怪！母牛先是非常凶悍沒辦法靠近，後來婆羅門為我擠乳，母牛就很柔順，而且牛母子居然對話起來。」佛說：「這對牛母子，先世因不信佛經教的義理，墮入到牛馬畜生道中，歷經十六劫，到今天才能再得聞佛名，於是便生起慈心以乳來施佛。這對牛母子，後世當為彌勒佛的沙門弟子，將證得大阿羅漢果。小牛死後，當為我懸繒幡蓋，散華燒香受持經戒，過二十劫後當得作佛，名『乳光如來』，度脫一切應度的眾生。」

佛說：「牛以善心施與佛陀牛乳的緣故，能度脫種種的苦難，後得無量福報。以是因緣，佛不可不信，經不可不讀，道不可不學，普告天上天下所有的眾生都知道這一件事情。」

翻譯感言

成佛通常要歷經三大阿僧祇劫的漫長時間，小牛只需再二十劫就能成佛，速度之快超乎想像，令人驚嘆！可能是他行菩薩道也已久遠，是個久修菩薩，所累積的資糧也已具足，但因過去所造的業，還未受報還清，還得淪落到畜生道去還。若遇惡緣再度造業，就更難想像了！

清心 筆

實證佛教入門

六見處

呂真觀

我們接下來講《實證佛教導論》第一章第四節〈六見處〉，在 37 頁。六見處的經教依據，我沒有打算詳細細細地去說，不然這本書要講很久，我就大概解釋一下。在座的各位都是佛教徒，對經教基本上不會有懷疑，你先確定一下六見處是不是佛經裡頭所講的。

這個六見處，以前大家沒有重視它的原因在哪裡？因為六見處這個地方，它是灑了迷霧的。我說灑了迷霧，意思是說這個地方本來很清楚，但是故意弄一些東西讓你看不清楚。為什麼要這樣子？因為古代他們認為這是聲聞法的機密，所以不能明白地告訴你。

還好我不是第一個解密的人，所以有什麼問題不在我這裡，我先聲明一下。在我之前已經有人把聲聞法解密了，真觀現在再講這個，責任就不在我身上了。做這個事情，必須要擔負因果的責任，因為聲聞法的解密，有優點也有缺點。至於是哪一個人最先把聲聞法解密，你不要問我，因為實證佛教的風格是依法不依人，我們不管是誰講的，只管道理對不對，是不是符合三量。

上次有人問我：「你寫得這麼清楚，會有什麼問題？」我答：「有些人容易慢法。」慢法，就是有人會覺得：「我看經典統統都會了，你這東西也沒什麼了不起，我也看懂了嘛，何必找你去學？」很容易人家就產生這種心理。另外還有一種慢法：「不可能！佛法哪有那麼簡單，給你寫得那麼清楚。」這樣的人喜歡玄妙，講得越玄妙，他就越喜歡。像《實證佛教導論》這樣，體系完整、論證嚴密，能夠讓人看懂的，他反而看輕。碰到這些慢法的人，真的是拿他們沒辦法，只好等他們除掉慢心之後再說。反正時間多的是，他們在吃盡苦頭之後，還是會回到這條實證之路，不可能有別的出路。

但是優點是什麼？它可以護持佛法，免得佛法提前滅亡。現在佛法已經被誤解得太厲害了，如果再不把它講清楚，到時候所有的眾生，包括出家人，學的佛法統統都是錯的，這樣的話佛法會滅亡的。

所以我們的策略就是把聲聞、緣覺法講清楚，大乘法的機密還是保持著，有人要慢法的話，我們知道的大乘法他不知道，至少這一點他就慢不起來。如果把大乘法的機密也不保留地講出來，那罪過可大了，這是世尊絕對不允許的事情。

聲聞法主要就是講六見處，然後接下來它就告訴你：「這六見處你統統不能執著，不能一直把它放在心裡頭。一直放在心裡頭的話，你反而不能究竟解脫。」它就告訴你這樣子。但是在經論裡頭，講得不清不楚，很多人看了就以爲六見處也要否定掉，所以大家就不重視它了。

其實六見處非常地重要，所以在《[實證佛教導論](#)》附錄四，我把《阿梨吒經》不容易明白的地方都注釋了一遍，前面還有題解說明《阿梨吒經》的重點。《金剛經》說：「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佛陀告訴我們：「我所說的法就好像是渡河之筏，等到你過了河，這個筏你就要丟在河邊，你不能還一直背在身上。」這個典故從哪裡來？從《阿梨吒經》來，《阿梨吒經》把這個東西講得很清楚。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一點，你至少要先過了這條河流嘛！渡河的時候，你要用這條船，這條船就是「法」；等到你過了生死流、成爲須陀洹以後，你才可以把這個「法」丟到旁邊去。這個時候你必須安住於勝義諦，離開一切的差別對待相，才能夠究竟解脫。勝義諦，我們等第七章再講。

如果你還沒有聲聞見道，你絕對不能把「法」給丟了，因爲你還沒過河嘛！你要先把「法」跟「非法」搞清楚，「法」是什麼？是六見處。「非法」就是違背六見處的東西。不要以爲：「佛陀已經把六見處否認掉了，你爲什麼還要叫我們學這個東西？」不是這個樣子。六見處是「法」，等到你渡河之後，你才可以說：「法也要捨掉。」這有層次上的差別，還沒有見道之前，你要死死地抱住它，不然的話你就渡不了河，斷不了三縛結，證不了初果。

一定要實證六見處，才能斷三縛結，這個是絕對的。你不要在見道以前說：「我不執著六見處。」不能這樣子，因爲渡河一定要乘竹筏，你不能連這個筏都沒有。如果你一開始就說「我不執著六見處」，那你永遠都是凡夫，永遠都渡不了生死流。《實證佛教導論》這個部分，很多都是爲了學術界或者是執著心特別重的人而寫的，這裡不多解釋，但希望你還是把它都看一下，這樣的話你才會有完整的了解。

接下來，請翻到 41 頁倒數第二段。「六見處可以改寫成一組可驗證的命題」，這個地方是重點，因為對於佛教徒講那麼多沒有什麼意義，很多地方都是為了說服學者，說服不信正法的人，所以我們在舉證方面很嚴密，但是對於真正的佛教徒就不用講那麼嚴密。

「一、所有的色（固體、液體、氣體、熱能、動能，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色身），都無法恆常存在。」這裡應該加一個注腳，色陰的定義，經文是「四大及四大所造色」，「四大」就是四大極微，地、水、火、風，這個部分我們在第五章還會詳細解釋。跟我們關係最大的色法是指我們的色身，還有就是色身的細胞、新陳代謝，這些都是變來變去的這些東西，你不要把它當成是可以常住不變的。

「二、所有的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都無法恆常存在。」每次遇到佛法上的命題，你都要用兩個層面去考查：第一，佛經是不是這麼講的？第二，它符不符合事實？佛經定義受陰是「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我們現在就一個一個來看，看它能不能恆常存在。先看苦受，我們現在先做一個實驗，用自己的手指頭把自己掐一下，掐痛為止。你不掐的時候它就不痛，顯然苦受只能存在一段時間而已，你的苦受會轉變為樂受，或者是不苦不樂受。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證明苦受是短暫的？同樣的道理，樂受也是一樣，不苦不樂受也是一樣。不苦不樂受，比方說坐在那裡發呆，在發呆的時候也不能說是快樂，也不能說是不快樂。

你睡著的時候呢？睡著的時候「三受」都沒有了，因為「受」是六識存在的時候才有，「受」是心所有法。如果你六識不存在，像昏倒、睡著、死亡，或者全身麻醉，你「三受」都沒了。你在聽聞的時候，也同時做觀察和思惟，只要你能確認受陰的無常是不可推翻的正理，受陰無常的觀行，便算完成了。

其實受陰的無常很容易證明，但是有些人不一定搞清楚喔！像性力派男女雙身修法的「俱生不變妙樂」，或者「大樂智慧法身」，他們就是希望把性愛當中的樂受永遠保持下去，你說這可能嗎？他總要睡覺吧，難道他睡覺的時候還能繼續保持性愛的快樂嗎？這是不可能的事。還有，他這個性愛是有條件的，男的要找個女的，女的要找個男的，找不到就沒辦法。還有就是你這個色身要健康，色身不健康還能夠做那個事，還能夠達到性愛的快樂，這都是不可能的事。這本來很

容易反駁，可是他用一個大名聲來籠罩你，你接不接受？如果不會，這部分的疑見你就斷了。要是會，就表示你的觀行有滲漏。

我們對自己要有信心，現在檢查過之後，你已經確定受陰不可能恆常存在了，以後不管是什麼人來跟你講，你都不要接受。你要好好地想一想，這個「三受」難道能夠永恆存在嗎？如果不能的話，以後不管誰來跟你講，你都不要接受，就算是佛跟你講：「我是釋迦牟尼佛，我告訴你『快樂是可以永恆存在的』，你只要這樣好好修持下去一定可以得到永恆不變的妙樂。」你也要把它否決掉。如果有一個佛跟你講這種話，你立刻可以判定這個是假佛，不是真佛。因為真佛不會說違背事實、違背經教的法。你能夠這樣，才是依法不依人。佛講錯誤的法你都不接受，何況是菩薩？何況是上師、出家人，你更不能接受。重點在於道理對不對，而不是在於這個道理是由誰講的。

同樣的道理，如果是一個天魔來跟你講說：「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都是變化無常，不可能永恆存在。」你接受還是不接受？你不能說：「你是天魔，我怎麼可以相信天魔的說法。」不是這個道理啦！這不是信不信的問題，而是這本來就是事實，誰講都不重要，不用管說法的人是誰，只要是事實，我們就得接受。

我們繼續往下看。「三、所有的想（意識思惟，以及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和意識了別），都無法恆常存在。」「想」在經教中的定義，跟一般的意義不太一樣。這個「想」，一個是意識的思惟，包括你可以回憶過去的事情，或者計畫未來的事情，這都算是「想」。但是另外有一種「想」，是你比較不知道的，就是一個東西你知道得很清楚，你知道它是個什麼東西，這樣就叫「想」。所以你眼睛看到青、黃、赤、白，看得非常清楚，你知道它是青、是黃、是紅色、是白色，你知道得很清楚，這也是「想」。《阿含經》裡頭講說「知即是想」。包括你知道現在很空洞，沒有在想別的事情，這也是「想」。這個東西沒有辦法恆常存在，大家接不接受？

這個東西的經教依據很特別，第五章有詳細的解釋。其實一定要前六識存在你才能「想」，而且你「想」的東西，你知道的東西一定是變來變去的。你現在眼睛看白色的牆壁，那你的眼識了知的就是白，然後你回過頭來看地板，它是紫色的，你這個「想」就轉變了。或是你先回憶一件快樂事情，然後再回憶一件不快樂的事情，你這個「想」也

轉變了，這個表示「想」都是無常。等到你睡著的時候，這個「想」也沒了，這個更證明「想」是無常。我們現在很粗糙很概略地把這個確定一遍，如果你的思辨能力不是很好，這樣的觀行會有遺漏，所以到第五章我會再重講一遍，講得更詳細，也請你要仔細讀書。

「四、所有的行（身行、口行、意行），都無法恆常存在。」這個「行」，是身行、口行、意行。身行包括走路、吃飯、上廁所，這些身體上的動作都算是身行。甚至呼吸，呼吸時胸腔要起伏，在某種意義上，這也算是身行。口行是講話，嘴巴動，這算口行。意行就是心的一些轉變，包括我現在喜歡，我討厭，包括剛才講的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的轉變，都算意行。剛才那個了知（想）的轉變，這都算意行，因為這是表示你的心在轉變，這都算意行的範圍。

講到這個地方，可能大家會有疑惑，其實五陰不是截然分開的，比方說這個身行一定跟你的色陰有點關聯，你的意行一定跟「受」、「想」也有關聯性，能夠讓你有意行的一定是識陰。有的人以為「五陰是一塊一塊地區分，像切開的大餅，屬於某一陰就不屬於其它那四個陰」，其實它不是那個樣子，五陰有一些重疊的部分。

行陰無常你能確定嗎？你走路難道可以一直地走下去？你總要坐下來吧！其實行就是變遷，身行就是位置的變遷，所以很顯然是無常。你總不能一直動個不停，停下來也是改變，這是身行的無常。口行，你也不能一直講話講個不停，而且講話的時候，講話的每一個字都不一樣，每一個聲音都不同，這也是變化。意行當然也是一樣，前面說的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的轉變，還有想陰的轉變，都算是意行，這些都是變遷的。這樣你可不可以確定這「三行」一定都是變遷的？確定而不再起疑，就算完成這個部分的觀行。

什麼時候「三行」會沒有掉？你睡覺的時候，我們方便說那「三行」消滅了。睡覺的時候當然呼吸還在啦！但是行陰還有另外一個定義，叫做「六思身」，這個我們在第五章會講得很清楚。「六思身」就是六個識的思心所，思心所是決定我這個識要做什麼事情，以這個觀點來看的話，沒有「六思身」的話，你就沒有辦法動身發語，所以把「六思身」定義為行陰。「六思身」是六識的心所有法。心所有法，是心擁有的功能。你睡著的時候整個六識是斷滅的，六識斷滅的時候「六思身」也沒有了，所以你睡覺的時候雖然還在呼吸，可是這種「行」是無意識

的行，不會造業。所以你睡覺翻身（無意識的那種翻身）壓死蟲子，這個不構成殺業。世間的刑法也是一樣的，假設說你睡著了，然後這個時候別人養的一隻很名貴的寵物跑到你的床上去，被你壓死了。這時候你沒有過失，也沒有故意，因為你在睡覺，所以不構成毀損罪。「行」的重點在於造業，善行、惡行、無記行，所以無意識的狀態下，你做的一切事情都不算是「行」。

我們用比較細微的方式去看，人為什麼會翻身？其實是因為你睡久了之後，有些地方會不舒服。很不舒服的話，就會有重大法塵的變化讓你的意根察覺到。所以你的意根會把意識、身識喚醒一點點，然後把身體的動作調整一下。因為有意識和身識，所以你不會掉到床下去。但是，意識和身識的現起，只是一下子，翻身之後立刻就沒了，所以等到你睡醒了之後，你統統都記不得了，對不對？說法很不容易，每次都講得很精細，很累的。我們方便地說「睡覺時的翻身，沒有意識」，可以說得過去啦。

所以我們說身行、口行、意行在睡覺的時候就斷掉了，六識不存在的時候講「三行」沒什麼意思嘛，因為不熏習，不熏習善惡業，也不熏習無記業，就算睡覺打鼾也不能算是無記業，這個說不上，因為不是你有意地造作。身行、口行、意行，所以會把它列入五陰當中的一陰，是因為它會熏習業種——善種、惡種、無記種，它主要的重點是在這裡。當你睡著的時候，這個熏習就沒有了，所以就說在你睡著的時候這個「三行」斷掉了。所以我們說這個行陰是變遷的。

「五、所有的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和意識），都無法恆常存在。」這個「識」是指什麼呢？不是八個識，你不要誤會了。《阿含經》對識陰是有定義的，就是前六識，連第七識都不是。你如果對這個有懷疑的話，你可以翻到第五章，都有詳細的解釋。

「識」就像瀑布一樣，如果你把它的水滴全部都拿掉的話，它什麼都不是。那「識」到底是個什麼東西？「識」如果說沒有心所有法的話，它什麼都不是。比方說眼識，眼睛能夠了別青、黃、赤、白，眼識必須要有心所有法。眼識的心所有法有觸、作意、受、想、思，還有貪瞋也是眼識的心所有法。意識的心所有法比較多，就是五別境、五遍行，還有善、惡這些心所有法，比如慚愧，或是邪見，這些也是意識的心所有法。如果把這些心所有法都拿掉的話，意識還能算是意識

嗎？它什麼都不是。因為這個緣故，所謂的「識」，只是一大堆心所有法的種子流轉起來，假名為「識」。

識一定要跟心所有法相伴而起。比方說，能夠了別青黃赤白是眼識，了別得很清楚就是眼識的想心所，還有觸、作意、受、思等等的心所法，如果把心所法全部拿掉，眼識就沒有東西了。所以，眼識是一大堆眼識的心所有法的現行，假名為眼識。眼識如此，其他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和意識，也是一樣的，都是心所有法流注而施設的假名。這個部分以後還會再詳細地解釋。

唯識也是這麼講，從這個心體流注種子，然後再回到這個心體來，這就是了別的過程。被你了別的那個東西是變異的，所以能夠了別的這個心也一定要變異。像拍電影要用底片膠卷，一張底片移到這個地方拍下一個畫面，然後很快地這個底片必須換位子，讓下一張底片到這個位子再拍下一張畫面，1秒鐘至少要拍10個畫面。現在國內的電影是1秒鐘24張，國外的是1秒鐘36張，這樣看起來畫面更流暢。電影就是這樣子形成的。

因為你所了別的境界是生滅的，所以能夠了別境界的心識也必須是生滅的，不然就無法了別。假設你只有一張底片，你只能把一個境界相拍下來，那個境界相應是靜止的，一張底片沒有辦法產生移動的畫面。所以被你了別的境界相既然是生滅的，能夠了別的心識也必須是生滅的。所以你的六識存在的時候就是剎那剎那生滅，睡著、昏迷和死亡的時候，你什麼都不知道，這就是前六識的斷滅。

「六、有一個被眾人稱之為『我』的心，可以在生死輪迴當中保持不變的體性，它不會隨著五陰而壞滅，它是永遠不變的存在。」其實這個我們先前已經論證過了，因為既然有輪迴，有這一世，有下一世，由這個地方就可以證明，一定有一個東西，它是永遠不改變的，這樣才可以說我上輩子怎麼樣，我下輩子怎麼樣，然後我造了什麼業、受什麼果報。

「五陰不是『我』，但是五陰與此『我』有一對一的對應關係，有能生與所生的對應關係，五陰的種類、特徵與習性也由此『我』依據過去五陰的業行所決定。」我剛才講行陰的特徵是造業，所以實際上在五陰當中能夠對未來的五陰、未來的業果產生影響的就是行陰，而不是

別的。但是你要注意五陰有些地方是重疊的，所以你的受陰跟你的想陰其實也在行陰的範圍裡頭。因為樂受會產生貪愛，苦受會產生瞋恨，這些都是意行。想陰的話，就是你了別的東西，你覺得它很真實。比方說你現在看到汽車，你給它安立一個名相，你看到汽車，你說「汽車」、「寶馬」，或者「東風」，或者只是心裡動了這樣的念，以佛法來講，這些都是「想」，也是行陰的範圍。行陰，是身行、口行、意行，身、口、意動一下統統都算是行陰，但影響最大的是意行。六識的活動都是《阿含經》定義的意行。

一旦確認五陰無常，你就可以確定，當五陰朝向你不喜歡的方向轉變的時候，就一定會苦。既然五陰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苦，你無論如何維護它們，到頭來終究是一場空。會落空的東西，當然不是恆常存在永不變異的輪迴主體「我」。這樣你就可以完成五陰無常、苦、空、非我的觀行，斷掉我見、疑見、戒禁取見，而證得初果須陀洹。

接下來，只要將「五陰非我」的理念做為所緣，成就無間作意而薄貪瞋，便是二果人。然後繼續深觀「五陰非我」，降伏五蓋，成就初禪，斷除貪瞋，便可成就三果。當你證三果之後，你一定要改學大乘法，不然的話，要是證阿羅漢果，死後入無餘涅槃，就沒有辦法度眾生，也沒有辦法成佛了。

如果你一向好樂大乘法，當你確定斷三縛結之後，可以提早修學大乘法，用觀照般若發起定境，成就大乘法的修所成慧，一樣可以薄貪瞋證得解脫道的二果。發起大乘修所成慧的方法，請參考真觀豆瓣日記〈[心經所說的解脫與成佛方法](#)〉。¹

¹ 編按，這一篇所述的解脫道很簡略，有興趣的人請參考《實證佛教導論》第五章〈聲聞法的實證〉。

問與答

迴響

問一：《實證佛教導論》說邏輯演繹法和歸納法所得的結論也可視為現量，有沒有經教依據？

答：《雜阿含經》有一段經文可以證明，佛教的世俗諦與世間智者的看法是共通的：

我不與世間諍，世間與我諍。所以者何？比丘！若如法語者，不與世間諍，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云何為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比丘！色無常、苦、變易法，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如是受、想、行、識，無常、苦、變易法，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世間智者言無，我亦言無；謂色是常、恒、不變易、正住者，世間智者言無，我亦言無。受、想、行、識，常、恒、不變易、正住者，世間智者言無，我亦言無，是名世間智者言無，我亦言無。比丘！有世間世間法，我亦自知自覺，為人分別演說顯示，世間盲無目者不知不見，非我答也。¹

因為證明五蘊非我所需要的觀察方法，與世間智者相同，所以世間智者可以在佛陀或聖弟子的教導之下，立刻證得聲聞初果。這說明證出世間智所用的認識方法，與世間智的認識方法，其實是一樣的；如果主張要用出世間智才能證出世間智，凡夫就會永遠無法成為出世間智者。既然如此，世間智者所承認的邏輯演繹法和歸納法，必然也是佛陀所承認的。

《實證佛教導論》第三章第二節曾經引用《緣起聖道經》做為依據：

在佛教的認識論當中，也承認演繹法和歸納法所得的結論，與現前觀察所得的知識，其可靠性是同等級的。《緣起聖道經》記載，佛陀曾經說：「我復思惟：由誰有故，而有老死，如是老死復由何

¹ 《雜阿含經》卷2 (CBETA, T02, no. 99, p. 8, b16-28) 這段經文其實是「五蘊非我」的另一種說法，只是把「我」改成「常、恒、不變易、正住者」，這可以證明「我」即是「常、恒、不變易、正住者」。

緣？我於此事如理思時，便生如是如實現觀：由有生故，便有老死，如是老死由生為緣。」²在佛陀的思惟當中，「由有生故，便有老死」，是一個自然規律的歸納，它是觀察大量同類的事件，發現都有同樣的因果關係，而導出的一個結論，這是歸納法。當確定「必須有生，才會有老死」這個前提可以成立之後，便可得到「如果沒有生，就不會有老死」的結論，這是演繹法。因為知識可靠與否，對於心態和行為取向，有決定性的差別，因此依據《緣起聖道經》，將意識的歸納、演繹和現前觀察，歸類為現量境界。

《瑜伽師地論》有一段經文也可以證明佛教承認邏輯歸納法：

內法異生，安住上品無我勝解，當知已斷如是眾苦。所以者何？彼於當來，由意樂故，於如是等諸惡見趣堪能除遣，是故若住初見圓滿，能超初苦。又即依此初見圓滿，親近、修習、極多修習，於內諸行發生法智，於不現見發生類智，總攝為一聚，以不緣他智而入現觀，謂以無常行或隨餘一行。彼於爾時，能隨證得第二見圓滿，及能超第二苦。³

「內法異生，安住上品無我勝解」是指初果向人對於五蘊非我的徹底理解。「初見圓滿」是指初果向人的知見圓滿。「於內諸行發生法智」意思是說，已得初果向的修行人，對於自己的五蘊可以隨時現見無常、苦、空、非我，由此而得到法智。「於不現見發生類智」是最關鍵的一句，也就是說，對於他自己沒有辦法現前觀察的法（例如未來的五蘊），用類推的方法發現規律，得到結論，稱之為類智——這裡運用的正是邏輯歸納法，而且它的效力等同現量。類，是類推。智，表示它的可靠性同於現量。「總攝為一聚，以不緣他智而入現觀」，「現觀」意思就是現量，與「緣他」的正教量不同。法智和類智，合在一起，依自己的智慧，得到現量而肯定之，不必依靠正教量。「謂以無常行或隨餘一行」，能夠確認五蘊無常、苦、空、非我。「證得第二見圓滿」，就是證得初果。

請注意一下，對於五蘊非我的實證，《雜阿含經》要求必須「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

² 《緣起聖道經》卷 1 (CBETA, T16, no. 714, p. 827, c6-9)

³ 《瑜伽師地論》卷 88 (CBETA, T30, no. 1579, p. 799, c12-20)

若近，彼一切如實觀察，非我，非異我，不相在」。其中的「若未來」是指未來的五蘊，「若遠」可以遠到數百億光年之外，這些都不是我們可以一一現見的五蘊，然而你卻必須完成現觀，才能證初果。如果只承認現見才是現量，而不承認邏輯歸納法，就沒有人可以證初果了。

《雜阿含經》確認五蘊非我，則是透過二者體性的對比，五蘊無常，而「我」常住，所以五蘊非我。這個推理過程，運用的是邏輯演繹法。反對邏輯演繹法屬於現量的人比較少，因為經教運用演繹法的例子非常多。

《實證佛教導論》引用量子力學證明微細的物質的無常。如果只有一個實驗報告，可以視為正教量；但是如果分布於世界各國不同的研究機構，做出來的大量實驗都得到同樣的結論，我們已經可以排除造假或者錯誤的可能性，這樣的證據就達到現量的水平。

上面的道理其實並不難，只要你學過科學研究方法，自然會懂得，只不過有的人很執著經教的語言文字，又沒有讀到以上所引的佛經，所以不相信邏輯推論的效力，他會一直要求自己必須現見一切法都是無常、苦、空、非我，但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也就無法證得初果——這是很可惜的事。

對於五蘊的觀行已是如此，對第八識的觀行更是如此，因為第八識不可見，只能透過作用推論出它的存在。第八識了別根身、器界、種子，以及積集種子生起現行的作用，一向與蘊、處、界諸法同時存在，如果只會現前觀察而不會運用邏輯方法，觀察到的永遠都是蘊、處、界諸法，而不是第八識。這兩年有一位現代禪師主張第八識是「立體的、有很多面向」，這種話是覆護密意的偏語，而不是正教。從古以來，一直都有禪師雜說偏語，如果學人盲目崇拜權威，以為禪師講的話就一定正確，就會被這種偏語困死，無法明心開悟。

因明學很深奧，在三乘見道以前不必學到那麼高深。對於大部分的人而言，《實證佛教導論》第三章〈論證方法和解脫的原理〉一文，再加上以上的解說，應該已經足夠。如果這樣還沒有辦法說服你，只好請你等待《實證因明學》的詳細說明了。

..... 

問二：如果世間智者求知的的方法原則也適用於出世間智，為什麼世間智者只有世間智而沒有出世間智？

答：《金剛經》說：「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⁴無為法沒有生住異滅，不管是聖賢或凡夫，都是一樣的；所以這句話真正的意思是：出世間聖賢因為認識到無為法的存在，所以與凡夫不同。世間智者研究的學問只限於有為法，所以沒有辦法觸及生命與世界的核心真相，因為這個緣故，他們只有世間智而沒有出世間智。若能夠在佛陀或聖弟子的教導下，以世間智觀察思惟無為法的存在而得到現量，這個時候他就證得出世間智，而成為出世間的賢聖。因為這個緣故，真觀老師一向主張，聲聞和緣覺見道，也必須實證第八識的存在。聲聞見道必須現觀的無為法即是生死輪迴當中的主體「我」（第八識），緣覺見道必須現觀的無為法則是「齊識而還，不能過彼」⁵的根本識（第八識）。

..... 

問三：知道「我」常住，是否會使得修行人無法斷除分別我見？

答：知道常住法「我」的存在，才能護持修行人不落入斷滅見；但是，他所知道的常住法必須是準確的，不然就會落入凡夫我見（分別我見）。《雜阿含經》說，五陰「非我、不異我、不相在」。所以，如果學人所認定的「我」是五陰，或者異於五陰，或者在五陰中，或者五陰在「我」，都是錯誤的見解，這才是佛陀所破斥的「我見」。如果落入這種「我見」當中，就沒有辦法斷除凡夫我見（分別我見）。《中阿含經·阿梨吒經》說，有的人害怕「我」斷滅，因而恐懼——這樣的人所認定的「我」其實是五陰，他會認為將五陰滅除掉，就等於將「我」滅除掉，所以他會因為害怕落入斷滅而不敢修除對五陰的執著。如果他知道「五陰非我」，五陰雖然必歸磨滅，但是有一個與五陰不相異的「我」可以繼續存在，這樣自然就不會害怕落入斷滅，而可以放心修除對蘊、處、界法的貪愛。

..... 

⁴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1 (CBETA, T08, no. 235, p. 749, b17-18)

⁵ 《雜阿含經》卷12 (CBETA, T02, no. 99, p. 80, c3)

問四：知道「涅槃是不壞法」，也可以護持修行人不落斷滅，為什麼一定要知道「我」常住？

答：涅槃既是不壞法，就表示涅槃之體一向都是存在的，不管凡夫或聖賢都沒有差異。而輪迴當中不變易的主體「我」，既然是常住法，阿羅漢死後，「我」一定會繼續存在。這樣看來，似乎有兩個常住法，但是實際上，「我」和「涅槃」指的是同一個東西。所以，涅槃四德為常、樂、我、淨，其中之一便是「我」。生死輪迴當中不變易的主體「我」，不可能用任何方法將它消滅掉，阿羅漢捨命時，可以滅掉蘊、處、界，卻不能滅掉「我」，這個獨存的「我」，就改名為「涅槃」。

所以，知道「涅槃是不壞法」和知道「我當後世有，常不變易，恆不磨滅法」完全是一樣的。如果修行人不知道涅槃就是輪迴當中不變易的主體「我」，他或許就會產生「涅槃就是五陰」、「涅槃異於五陰」、「涅槃在五陰中」或「五陰在涅槃中」的看法，因而落入分別我見之中，而沒有辦法證得初果。

.....

問五：如果有一個修行人突然間被砍一刀，他氣起來跟對方拼命，這樣是不是可以證明他未斷分別我見？

答：用這樣來證明未斷分別我見，證據是不充分的，因為只觀察到瞋心的發動，並不知道他的見地。碰到這種情形，最多只能說：這個修行人未斷俱生我見。也就是說，這個修行人在直觀上，還是覺得「五陰是我」。斷掉分別我見的人，有時候要七返人天才能斷掉俱生我見，所以不能因為他有俱生我見，就認定他未斷分別我見。

您其實是把俱生我見當成是分別我見，才会有這個問題。

.....

問六：俱生我見和分別我見有什麼差別？

答：分別我見是見所斷煩惱，可以在見道時斷掉。《雜阿含經》記載，有很多外道，跟佛陀或聖弟子一次的談話，就證得初果。這個時候，斷

掉的就是分別我見。分別我見的斷除，要靠觀行，但是只要在見地上能夠確認五陰無常、苦、空、非我就行了，所以思辨能力好的人可以在聽法的同時完成證初果所需的觀行，立即斷掉我見、疑見和戒禁取見而取證初果。經典記載，這些人並沒有過夜，也沒有吃飯，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聞法的時間頂多就是幾個小時。

俱生我見是修所斷煩惱，一般的狀況，必須斷掉分別我見之後，精進地修行，降伏五蓋，發起初禪，再繼續深觀五陰非我，才能斷掉俱生我見，證阿羅漢果。如果他很懈怠，最多會拖到七返人天，才能斷掉俱生我見。

俱生我見是一種直觀，覺得「五陰是我」。分別我見是一種見解，與語言文字相應，所以又稱為我語取。見解和直觀不一樣，譬如幼兒以為電視中的人物是真的，看到有壞人或鬼怪出現時，會嚇得逃走；等他長大，雖然知道真相，可是仍然會被電視情節牽動情緒。不知道真相的幼童比喻凡夫。知道真相以後，情緒仍然受到牽動，比喻初果人斷掉分別我見以後，仍然覺得「五陰是我」。

《雜阿含經》記載一位自稱「我於彼五受陰，能觀察非我、非我所」⁶的差摩比丘，曾經這樣描述自己的病苦：

我病不差⁷，不安隱身，諸苦轉增無救。譬如多力士夫，取羸劣人，以繩繼⁸頭，兩手急絞，極大苦痛，我今苦痛有過於彼。譬如屠牛，以利刀生割其腹，取其內藏，其牛腹痛當何可堪！我今腹痛甚於彼牛。如二力士捉一劣夫，懸著火上，燒其兩足，我今兩足熱過於彼。⁹

他這麼說，遭到他人質疑為「前後相違」。為此，他解釋道：「多聞聖弟子，雖¹⁰於五受陰，正觀非我、非我所，然¹¹於五受陰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知、未離、未吐。」¹²

⁶ 《雜阿含經》卷 5 (CBETA, T02, no. 99, p. 30, a2-3)

⁷ 差，謂疾病痊癒。

⁸ 繼，古時通繫。

⁹ 《雜阿含經》卷 5 (CBETA, T02, no. 99, p. 29, c16-22)

¹⁰ 「雖」原本作「離」，今改。(依釋印順校勘，見台灣版《雜阿含經論會編》，第 183 頁。)

¹¹ 「然」，原本作「能」，今改。(依釋印順校勘，見台灣版《雜阿含經論會編》，第 184 頁。)

¹² 《雜阿含經》卷 5 (CBETA, T02, no. 99, p. 30, b27-29)

差摩比丘這個解釋，將分別我見與俱生我見區別得很好。初果以上的多聞聖弟子雖然能在五陰上面現觀非我、非我所，斷掉分別我見，但是對於五陰的病苦，仍然覺得是「我」的病苦，這是因為我慢（俱生我見）未斷的緣故。經典記載，差摩比丘不久之後證得阿羅漢果，這證明他原來就是真正的多聞聖弟子，因為見地正確，所以能夠證得聲聞道的究竟果位。

將俱生我見誤計為分別我見的人會主張：至少要經過幾個月的觀行才能夠斷我見，沒有辦法在聞法之後斷我見。而且，他一開始就會想斷掉俱生我見，如此一來，等於是想要不經次第直接證阿羅漢果，這會使得證果的困難度增加了百、千、萬倍。原本可以在幾個小時之內斷掉三縛結，變成要「久後方得」，這是很可惜的事。

..... 

⑦：正覺佛學研究院研究員蔡禮政在〈中國禪宗探源—並略論三乘聖者同聞大乘經典〉（刊於《正覺學報》第四期）當中指出：

大乘禪所修習的內涵，是完整滅除六見處的真實禪；而小乘禪所修習的內涵，是滅六見處而沒有徹底滅除第六見處的方便禪思。因為二乘所修的方便禪思，只是如實觀察蘊處界的虛妄不實，對於第八識如來藏的真實存在雖然信受佛語，但仍然墮於猜測與想像之中。所以，小乘禪只能稱為方便禪思，而不能稱為真實禪，因為沒有實證唯一真實之法第八識如來藏，對於真實法仍然墮於猜測、想像的緣故。因此滅六見處是大乘見道所實證的內涵，而不是二乘聲聞見道的內涵。

文末有一個注腳：「有學者呂真觀主張『聲聞見道的內涵是六見處』，並不正確。」對於這個點評，真觀老師怎麼沒有提出說明？

⑧：真觀老師曾經在《實證佛教導論》序文中說：「如果您的質疑是公開發表在學術期刊或書籍中，筆者一定會公開答覆。」蔡禮政先生這篇論文，是以真名撰作，並刊於正式出版品當中，基本上符合真觀老師公開答覆的要件，以下為真觀老師的回應文。

所以遲遲沒有公開答覆蔡禮政先生的評述，主要是因為這個點評說明的理由並不詳細；在不知道詳細理由的狀況下，實在沒有辦法準確地答覆。不過，最近有人將這段話張貼在網站和 qq 群，已經有好幾位朋友詢問這件事，所以還是大略答覆一下，如果有不精準之處，還請禮政先生指正。

真觀主張六見處是聲聞見道的內涵，主要的經教依據是南傳《中部經典·蛇喻經》：

諸比丘！多聞之聖弟子乃尊重聖者，知聖者之法，於聖者法為導。尊重聖人，知聖人之法，於聖人之法為導。以色於目：「此非予之物，此非予，此非予之我。」又，以受於目：「此非予之物，此非予，此非予之我。」又，以想於目：「此非予之物，此非予，此非予之我。」又，以行於目：「此非予之物，此非予，此非予之我。」又，此之所見、所聞、所思量、所識、所得、所欲、以意反省之者，亦為：「此非予之物，此非予，此非予之我。」此之見處，即——彼是世界，彼是我，彼予死後成為常住、常恆、久遠、非變異法，予永遠如是存在——以此之見處亦觀：「此非予之物，此非予，此非予之我。」如是觀彼於非實有者，即不焦勞也。¹³

這段經文講，先從世俗諦的觀行入手，完成六見處的觀察與實證之後，再觀察「見處」本身亦是想陰，不是我或我所，由此而斷掉「見處」的想念，由此而轉入勝義諦。安止於這樣的勝義諦當中，便能漸次滅除貪、瞋與五上分結，而證得阿羅漢，永斷後有。

真觀曾說：

以現代語言來說，見處相當於命題（有客觀真假值的語句）。一個人開始修學佛法時，必須依據經教（正教量），然後在實際的觀行當中（包括觀察、實驗，以及嚴密有效的邏輯推理），得到確切不疑的知識（現量）。當他得到現量以後，原來的經教，變得一點都不重要了，不必經常放在心裡，因為他已經可以按照自己的現量經驗，以自己的語言文字，去描述他所發現的客觀事實。例如，

¹³ 《漢譯南傳大藏經·中部經典·一》，高雄：元亨妙林出版社，1990年，第192頁。

我們都是實證重力加速度的人，當我們在做各種運動的時候，不需要以語言文字思惟重力加速度，自然知道該用多少力道。如果還要用語言文字思惟，就表示這個人是初學者，還沒有親自驗證語言文字所描述的客觀事實或自然規律。同樣的道理，聲聞見道者，對六見處（讓他證初果的六個命題）已經有現量經驗，所以他不需要記憶描述六見處的語言文字，甚至也不必憶念六見處的意義，自然就能依照六見處而修行。以這個意義，說見道位以上的修行人，可以捨掉六見處，但這裡的「捨掉」不是「否定」的意思。

就另一個層面來看，六見處真正的棄捨，是在阿羅漢位。《成唯識論》說：阿賴耶識被「有情執為自內我」¹⁴。又說：「阿羅漢斷此識中煩惱麤重究竟盡故，不復執藏阿賴耶識為自內我。」¹⁵已經見道的學人，雖然明知道「第八識是『我』」的這一個觀念必須捨離，然而他卻一直覺得第八識就是「我」，這其實就是對於第六見處的執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見道的人所斷的，只是分別我見，還沒有斷掉俱生我見。必須斷掉俱生我見，才能證得阿羅漢果，所以說：六見處真正的棄捨，是在阿羅漢位。

有學位的聖弟子尚且如此，未斷三縛結的凡夫更斷不掉第六見處了。所以即使有人信受斷滅見，以為死後一無所有，其實他的末那識仍然牢牢地執取阿賴耶識當作自內我，所以他照樣會有未來世，不會因此就證入無餘涅槃。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必須把全體六見處當作渡河之筏，這樣才能斷掉三縛結證初果。即使已經證初果，開始觀察六見處，亦是「彼一切非我有，我非彼有，亦非是神」，也沒有辦法真正捨掉六見處，特別是第六見處。捨掉第六見處（我執）的困難，超過貪愛、瞋恚的斷除，所以，初果、二果人仍應以深入觀察五陰的無常、苦、空、非我為主修，等到已斷除貪愛、瞋恚成為三果人之後，才把第

¹⁴ 《成唯識論》卷2 (CBETA, T31, no. 1585, p. 7, c22)

¹⁵ 《成唯識論》卷3 (CBETA, T31, no. 1585, p. 13, c3-5)

六見處的捨棄列為主修。未見道的人千萬不要一開始就想捨掉六見處，否則便無法斷掉三縛結。¹⁶

以上的法義，最難懂的部分，是勝義諦的離言離相，並不是在世俗諦上否認六見處。聖弟子捨離六見處，安住於離言離相的勝義諦中，但是若有必要以語言文字與人論法，講的仍然是六見處，因為若否定六見處，就會違背世俗諦而成爲「非法」。網路上有些朋友，不明白勝義諦和世俗諦可以並行不悖，往往以勝義諦來破斥世俗諦，這是很大誤會。禮政先生不在這個地方產生誤會，確實是難能可貴，遠勝過一般的學者和網路上論法的朋友。

不過禮政先生說「二乘所修的方便禪思，只是如實觀察蘊處界的虛妄不實，對於第八識如來藏的真實存在雖然信受佛語，但仍然墮於猜測與想像之中」，在文字上並不精準，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二乘所修的方便禪思，只能從六道輪迴和因果報應的現象，推知必有一個不變易的主體，能夠酬償因果，稱之爲『我』（第八識），但沒有辦法實際觀察到這個『我』如何運作，所以在這個部分只能依靠佛語。」這個部分，真觀已在書中有清楚的說明：

聲聞人雖然不必實證第八識的所在與具體作用，但是他們從輪迴的現象可以明確地推知，在生死輪迴當中，一定要有一個不變的主體（第八識），才使得輪迴能夠成立。此一不變的主體，《阿含經》稱之爲我。「此是神，此是世，此是我。我當後世有，常、不變易，恆、不磨滅法」¹⁷是聖弟子的第六見處，必須肯定這一點，才能不墮斷滅、完成聲聞見道的觀行。……聲聞見道者對於第八識的存在，是依據事實而作很明確的邏輯推論，並不是在兩種以上的可能當中作研判，所以他們的推論並不是比量，而是現量觀察；現量觀察即是實證。¹⁸

禮政先生又說：「滅六見處是大乘見道所實證的內涵，而不是二乘聲聞見道的內涵。」這句話在文字上也不準確，實際上大乘見道者能夠滅掉的法相，跟聲聞見道者所能滅掉的法相，沒有太大的差別。如《成

¹⁶ 呂真觀《實證佛教導論》，台北：橡樹林文化，2010年，第515-516頁。

¹⁷ 《中阿含經》卷54 (CBETA, T01, no. 26, p. 764, c25-26)

¹⁸ 呂真觀《實證佛教導論》，台北：橡樹林文化，2010年，第464-465頁。

唯識論》所說：阿賴耶識被「有情執爲自內我。」¹⁹又說：「阿羅漢斷此識中煩惱麤重究竟盡故，不復執藏阿賴耶識爲自內我。」²⁰此中的阿羅漢包括聲聞道的阿羅漢，以及菩薩阿羅漢。也就是說，在證阿羅漢以前，都會繼續執第八識爲自內我，並沒有大乘和小乘的差別；大乘見道者既然還會執第八識爲自內我，就這一點而言，就和聲聞見道者沒有差別。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大乘見道者已經實證了第八識的具體作用，所以對於第六見處，在已實證的範圍內，不會再有不如理的臆測，就這個部分而言，超過聲聞、緣覺見道者。」

聲聞、緣覺法只能滅除蘊處界相，證有餘涅槃和無餘涅槃；大乘法才能滅除一切的法相（包括生死與涅槃的法相）而究竟成佛。就這一點而言，二乘法確實遠遠不如大乘法。大乘法滅除一切法相的原理，請參見真觀〈心經所說的解脫與成佛方法〉一文。如果有人想修大乘法滅一切的法相，必須嚴格地依循四依三量，才能養成從宗出教的氣魄，不然永遠都是附草木精靈。若無法擺脫「依人不依法」的心態，看到別人的主張跟自己的老師不同，就一口咬定別人是錯的，人家據理反駁，他也不肯聽，只會回一句：「難道○○師會錯嗎？」以這種崇拜權威的心態求三乘見道尚且不可能，何況是滅一切的法相？如果他毀謗的對象是初果向以上的聖賢，或者毀謗見道位以上的佛法，依據經教，將來的果報會讓人不寒而慄。

以上是真觀老師的回覆及感言。在佛法中，凡有論議皆爲廣利眾生，無論是蔡禮政先生、真觀老師，乃至教界與學界的大德，皆爲此而論法。本刊編輯組亦爲廣利眾生而編輯《實證佛教通訊》，參與此一佛法的論議。唯願大眾，唯見於法，不取於相，如如不動，直至究竟菩提。

..... ☺

問：有人說「小乘法是世俗諦，大乘法才是第一義諦」，為什麼《實證佛教導論》主張小乘也有勝義諦（第一義諦）？

答：世俗諦和第一義諦在經教裡面有明確的定義，《瑜伽師地論》說：「世俗諦教者，謂諸所有言道可宣，一切皆是世俗諦攝。又諸所有名相言說

¹⁹ 《成唯識論》卷2 (CBETA, T31, no. 1585, p. 7, c22)

²⁰ 《成唯識論》卷3 (CBETA, T31, no. 1585, p. 13, c3-5)

²¹增上所現，謂相、名、分別，如是皆名世俗諦攝。」²²又說：「勝義諦有五種相：一、離名言相。二、無二相。三、超過尋思所行相。四、超過諸法一異性相。五、遍一切一味相。」²³所以，只要不離相、名、分別，就是世俗諦，這並沒有大小乘的差別；只要具足勝義諦五種相，就是勝義諦，這也沒有大小乘的差別。

《瑜伽師地論》有一段問答：「問：如是四聖諦為世俗諦攝？為勝義諦攝？答：勝義諦攝。何以故？於順苦樂不苦不樂諸行中，由自相差別故建立世俗諦，由彼共相一味苦故，當知建立勝義諦。」²⁴從這個問答可知，聲聞乘四聖諦的觀行，也可以從世俗諦轉入勝義諦。只要是勝義諦，就會具足勝義諦的五種相。

勝義諦與世俗諦的定義與差別是很重要的法義，不容易弄清楚，此處只能略講，詳細請大家參考《實證佛教導論》第七章第一節第三項〈勝義諦與世俗諦〉，函授教材《實證佛教入門》有更詳細的解釋。

..... 

問九：為什麼真觀老師總是告訴人家，某段經文看不懂或者沒有把握，這樣會不會使得人家對老師喪失信心？

答：崇拜權威的人，聽到真觀老師這樣講，的確會喪失信心。但理性的人就會認同這種「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坦白。最近有人到處貼文，想要證明真觀老師有某些法不明白，這麼做是多餘的，因為真觀老師從來沒有主張自己是究竟佛。那麼做，不如多費心告知大眾有「已究竟了知一切佛法」的究竟佛，並提出如實的檢測證明，而且這些人當中應該包括你自己，不然的話還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的盲目崇拜。如果你暫時不能這麼證明，我們會給你充分的時間——三個阿僧祇劫夠嗎？只要你有心，我們會等到那時候，替你吹法螺、擊法鼓，傳告大眾：有佛出世。

..... 

²¹ 「名相言說」，《大正藏》作「名想言說」，今依宋、元、明三本。

²² 《瑜伽師地論》卷 64 (CBETA, T30, no. 1579, p. 654, c1-3)

²³ 《瑜伽師地論》卷 75 (CBETA, T30, no. 1579, p. 713, c25-27)

²⁴ 《瑜伽師地論》卷 55 (CBETA, T30, no. 1579, p. 605, b24-27)

⑩：有傳言，曾有人花費許多心力對《實證佛教導論》一書提出諸多修改意見，但真觀老師都不採納，為什麼？

⑪：傳言內容不一定符合事實，本無回覆必要，只是借此問說明學術論著的部分規則，也可以澄清若干讀者對實證佛教研究中心的誤解。探討真理必須依循四依三量，只要對實證佛教研究中心的任何著作與文稿有修改意見，我們都十分感謝，定會詳加審視。諸方學者前輩大德學友們的修改意見，只要符合三量，我們都會接受，若所提建言不符合三量的，或是讀者本身修證的境界，非文稿作者所能現觀，又或是不合於目前學術論著通則的（如所言必有所據等），作者想採用，暫時又找不到經教依據，只好感激在心而割愛了。

目前曾對《實證佛教導論》一書有比較重大法義上的修改意見，一為世俗諦與勝義諦的定義，二為四大極微是否為常住法，三為漢月法藏是否為證悟者。這三個修改意見與作者原文相左，經過作者再三查索文獻證據，均找不出符合三量的理由，所以沒有採納。若建言者提出符合三量的修改意見，真觀老師必會公告勘誤表，然後於再版時更正過來。

在此敬請諸讀者大德，若認為實證佛教研究中心發表的任何論著、刊物文稿，有不符合三量、不符合經教的，歡迎正式具名來文指正，或以正式的出版品提出點評，這樣既有公信力也能利益更多的學人；這本是世間學術人的基本風範，更何況是學佛的修行人。若以流言耳語，或以網絡匿名貼文，四處散播不負責任的言論，不僅不合於世間善良習俗，也違佛教誡。但望學界、教界諸方前輩大德學友們，能以大心大量，如理正行，共同來成就正佛法教的願行。是所至禱！

實證佛教通訊 第 3 期

發行人：呂真觀

編輯：實證佛教研究中心編輯組

E-Mail：positivist.buddhism@m2k.com.tw

出刊日期：2012 年 6 月 20 日

呂真觀的 SkyDrive

<http://sdrv.ms/MCROPq>

實證佛教通訊

<http://sdrv.ms/KJq7XJ>

本刊文章歡迎非營利性質的轉載、翻譯、引用，但請註明作者及出處。